



賴襄
子成
著

增補

日本外史

一

| |
|--------|
| 特別 |
| イ 4 |
| 3163 |
| 217(1) |



貴
44
3163
21707

訂正改版

增補

日本外史

訓點
誤字校訂附字解

賴氏藏版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corrections or commentary related to the text on the adjacent page.

文海堂藏書

風月記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韓魏公書。愛之。以爲自古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貌以養己。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閣下。今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踏。久處閑地。使襄學轍所爲。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

尊嫡君侯。膺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邸吏帶。

閣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
懇勸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閣下而

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
接馨歎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燕穢
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轍書稱史遷文有奇
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略輕信淺陋無識夫
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略之譏况如襄
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
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又
恨其有闕至近代之事與夫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家

終始者於是私做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
至於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羣雄關係治
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
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
引旁搜辨拆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為非襄輩所及也
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繫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今
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有說焉夫右族迭
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
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
其中貫以
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豪於

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統屬而載之事實
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
今代稱謂則謹
據

四

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
撰名號以贖
今代而昧後世耳目閱首至尾睹
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無前
之

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與溢
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不爲
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其
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据剪裁皆
成一家私乘之體至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肯學

輒近之文縉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
人今乃得

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眞意外之幸也襄
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
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
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襄也病羸
不能效力父母之邦况敢望有益於世然生遭此極
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不負爲大
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爲可教而教之則幸矣
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懼無已
文政十年丁亥五月廿一日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五

外史例言

一此書本欲志將家興廢以爲閩外一典然元弘延元之後附屬官軍者不可謂之非武族而畧焉元龜天正之際割據方隅者不可謂之非元帥而舍焉舍焉略焉則當時之事有不覩其全者矣平氏始之北條氏終之闕此二者源氏之事亦爲不備故源足利織田豐臣四家與我德川氏則卷分上下或成數卷而其餘者皆單一卷以見差別不附其後而插其間者欲使讀者覽成敗分合之次第也

一此書要詳各家興廢以資覽觀不敢立本紀如正史特其中以帝王年號幾年幾月表明條理耳嘗欲作年表大事記冠之未果也

一 署正記前後記者以示名分不可混也。使觀者勿以獎
姦雄譏之。

一 中世以還風氣東遷。歷數興廢而後大成於我德川氏。
致今日太平極盛之治。生於今日者不詳從前喪亂。或
不自知其生之幸也。讀此書者自首卷漸次覽閱。以至
末編自能見之。不必喋喋頌贊也。

一 以國朝例言之。源平爲姓。足利北條爲氏。以西土例言
之。源平爲氏。足利北條爲族。要不可混也。然列而稱之。
因襲既久。常藩之史亦無所分。今亦循其例曰某氏某
氏。不復甄別。讀者詳其事跡。不患不辨之矣。

一 中興諸將以楠氏爲主。自餘隸之。新田氏又未嘗膺上
將之位。而置之足利氏之上。雖兵部卿之親。北畠氏之

貴。皆繫其中。不復拘其資望崇卑。及相統屬與否。蓋正
史自有體裁。不可得云云。此以家乘故得伸其私心。以
發幽光耳。

一 近古雄長不止四族。如里見佐竹伊達最上之於東。大
友島津龍造寺長曾我部之於西。皆是然土地之大事
跡之繁。莫之與京。或暴致強大。亦旋興旋廢。而其事不
必關係天下之治亂。則不復別記。特於四氏語中互見
之。

一 武田上杉以敵國合其傳。似不倫也。然不如是。莫以能
盡其爭鬪之情狀。如太史公叙魏其武安之意。

一 近時諸儒於非君非臣之間。別造名號。左支右吾。議論
蠱起。雖曰崇之。其實黷之。襄則不敢焉。今之所著。斷然

據左氏紀齊晉漢書紀霍氏之例皆用見今公行之名以直書其實名實之際使讀者自見之不復私撰稱謂以昧後世耳目抑吾輩文字何干天下名義然自我亂之亦心所懼後之君子必有取此言焉

一歸有光云史記合傳本是一滾寫分頭別項出於後人此說為是然分其頭緒可便省覽此書合傳做史記體而寫樣故仍俗本如楠氏及武田上杉是也

一此書做史記世家而詳畧迥異猶包三國諸臣傳於劉曹孫語中又不殺其事跡而務省約故致卷册膨脹頭緒煩數讀者靜心熟閱不患不了了蓋此間有宇宙未曾有之國勢叙之當用宇宙未曾有之文體

一源平諸臣系譜本末就各語中首尾照管畧使可概見

細川上杉等之於足利氏亦然至於今時列國之先毛利長尾等自有別志其餘錯出於織田豐臣德川三家

一中世以後將士有濫稱官號代字者有通稱小字者今槩從刪殺獨舉姓字尚簡省也其間又有以字著稱者又有事跡中須舉字者特表之其他當俟異日盡注其傍

一各家事跡有甲是乙非疑出愛憎者其無大異同者兩存各語中使讀者照對審察

一叙是傳則稱謂言語皆如私是人紀傳體耳如史記傳項羽不得為當代變其體觀此書者幸諒之

一古史於當代之事不必提書闕字闕畫蓋史體為然又

臨文不諱之意也。爲之者始於明清。雖臣子之禮而近於繁縟佞諛。今不敢從。

六

一父母之邦。稱呼異例。亦私書之體耳。觀者諒之。

一古人云。讀史記一事。紀中有之。傳中亦有之。易於記識。

如通鑑。一見輒沒了。是紀傳之所長也。如此書叙關原。

一役。織田、豐臣、毛利、上杉。皆舉其概略。而後特詳於末。

編。不避重複。其他皆類此。

一自幼至老。所嗜在此。所讀不下數百部。就中常藩國史。成績及東府諸家所著。引證宏博。考索明覈。故因以爲根據。力可及者。盡檢其所原。時補萬一之遺。又有私心不敢從者。不盡疏辯。極知其多疏繆脫誤。又照管不及。交相矛盾者。埃正於博雅耳。

一凡事跡。領其大意。而馳騁顛倒。期於明瞭。故不能一一注其所出。

一凡叙事。雖已入前人雅文者。其可變者。變之以成一家言。然事詞允當。不可易者。不得不依舊。非敢勦襲也。大抵主明白質實。直寫情勢。不敢文飾。

一序論論贊。皆言其不可已者。自叙編述之意。或取與叙事相發。不敢甚高論。即有與前人雷同者。亦存而置之。不必標新領異。

子成氏識

日本外史

引用書目

神皇正統記
 陸奥話記
 將門記
 後三年合戰草紙
 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承久記
 異本太平記
 太平記綱目
 伯耆卷

今昔物語
 奥羽軍記
 純友追討記
 保元平治物語
 長門本平家物語
 東鑑
 太平記
 參考太平記
 櫻雲記
 菊池軍記

關城書
梅松論
足利治亂記
明德記
富士御覽記
椿葉記
長祿寬正記
結城戰場物語
應仁略記
重編應仁記
鎌倉大草紙
細川政元記

保曆間記
花營三代記
室町殿日記
應永記
北山行幸記
永亨行幸記
嘉吉記
應仁記
應仁別記
文明一統記
細川勝元記
三好成立記

三好別記
十河物語
光源院記
北條五代記
豆相記
河越記
國府臺後記
里見軍記
伊達成實記
山形記
甲亂記
武田三代記

松永記
穴太記
赤松記
房總治亂記
相州兵亂記
國府臺前記
北條早雲箇條書
蘆名記
最上記
東國太平記
甲陽軍鑑
北越軍記

謙信軍記
北國太平記
中國治亂記
江就記
筑紫軍記
長曾我部元親記
信長記
立入宗繼記
天正記
小松記
淺井軍記
江北記

河中島合戰記并圖
上杉輝虎注進狀
陰德太平記
毛利家記
別所長治記
九州治亂記
織田眞記
太閤記
豐鑑
富樫記
朝倉軍記
江濃記

蒲生氏郷記
柴田退治記
紀州發向記
朝鮮軍記并圖
高麗陣日記
清正記
黑田長政記
將士美談
武家閑談
武將感狀記
武家盛衰記
故老物語

惟任退治記
余吾莊合戰覺書
島津家記
朝鮮征伐記
朝鮮物語
前田軍記
細川忠興記
武邊物語
武者物語
武家高名記
老人雜話
大河内秀綱物語

三河記
松平譜
創業記
松榮紀事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關原軍記并圖
關原外記
石卯餘史
東照宮御遺訓
御遺誠
慶長一統記
元和記

三河物語
德川記
藤澤寺緣起
家忠日記
關原記
關原記大全
石田記
駿府政事錄
御遺訓附錄
慶長記
慶長日記
四戰紀聞

三形原合戰記并圖
大阪記
難波戰記四種
秀賴記
若江合戰記
檉井合戰記并圖
淺野家臣記
酒井家記
落穂集
玉滴隱見
武野燭談
諸家大秘錄

小牧合戰圖
大阪軍記并圖
冬夏日記
大阪首帳
大阪冬夏陣覺書
淺野家記
小幡景憲事記
本佐錄
玉露叢
岩淵夜話
柳營秘鑑
諸家深秘錄

君臣言行錄
 續日本記
 文德實錄
 令義解
 延喜式
 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職原抄
 尊卑分脈
 武家叙任
 武家大系圖
 細川系圖
 上杉系圖

續日本後記
 三代實錄
 類聚三代格
 姓氏錄
 皇胤紹運錄
 公卿補任
 大系圖
 足利系圖
 德川系圖
 貞永式目

建武式目
 主圖合結
 水鏡
 世繼物語
 續世繼物語
 宇治拾遺
 百鍊鈔
 古事談
 著聞集
 徒然草
 後愚昧記
 親元記

知譜拙記
 武鑑五種
 扶桑略記
 榮華物語
 增鏡
 玉海
 愚管抄
 續古事談
 十訓鈔
 愚昧記
 康富記
 祇園執行日記

東寺執行日記
義貞記
吉野事書案
宗良親王集
大日本史
國史實錄
藩翰譜
鎌倉將軍譜
織田信長譜
東照宮年譜
武德大成記
武德編年集成

吉野拾遺
菊池武朝申狀
新葉集
大日本史贊藪
烈祖成績
王代一覽
京都將軍譜
豐臣秀吉譜
年譜附尾
武德安民記
東遷基業

東遷成基
元史
明史紀事本末
皇明通記
兩朝平壤錄
異稱日本傳
和漢合運
羅山集
五事略
本朝通紀
制度通
駿臺雜話

大業廣記
明史
懲志錄
皇明實紀
中山傳信錄
木下長嘯集
讀史餘論
保建大記
中興鑑言
南留別志
通語

貴
70

逸史
稱謂私言

常山紀談

十三

日本外史

目次

卷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卷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卷三

源氏正記

○源氏下

卷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卷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貴
70

卷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卷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卷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卷九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卷十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卷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卷十三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卷十四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下

卷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豊臣氏上

卷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豊臣氏中

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豊臣氏下

卷十八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卷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卷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卷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卷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增補日本外史源氏前記

平氏系譜

桓武天皇

葛原親王

四品式部卿。母參議長野。贈正一位。夫人多治比真。

高見王

高望王

上總。寬平元年。賜生平。明臣子孫。世為武臣。其旗用赤。

國香

鎮守府將軍常陸大。據為姪將門所攻殺。

良將

鎮守府將軍。

良兼

下總守。

良文

貞盛

常陸守。此四位下鎮守府將軍。稱相。小二郎。良將之第三子。世稱平親玉。謀反伏誅。

將門

子也。世稱平親玉。謀反伏誅。

正盛 正衡 正度 維衡

正平

維衡

正盛

忠盛

忠政

清盛

經盛

經正

經俊

敦盛

教盛

通盛

教經

下野守。坐私鬪。謫炎路。居伊勢。子孫因家。稱伊勢平氏。

維衡。曾孫也。伊勢因播讚岐等守。

正盛。刑部卿。保元亂後。為清盛所殺。

忠盛。從一位。太政大臣。准三宮。削髮號淨海。

清盛。正三位。太皇太后宮大夫兼修理大夫。參議。壇之浦敗。削髮赴海死。

經盛。皇太后宮亮。但馬守。正四位。下。戰死于一谷。

經正。若狹守。戰死于一谷。

經俊。無職。掌世。呼曰無官大夫。戰死于一谷。

敦盛。世曰門脇殿。參議。正三位。權中納言。戰死于壇浦。

教盛。越前守。兼中宮亮。從三位。戰死于一谷。

通盛。正五位。下。能登守。戰死于一谷。

業盛

賴盛

忠度

為盛

重盛

基盛

行盛

宗盛

清宗

能宗

知盛

知章

知忠

從五位下。戰死于一谷。

正二位。權大納言。稱池大納言。削髮改名重蓮。

正四位下。左兵衛佐。薩摩守。戰死于一谷。

右兵衛佐。紀伊守。戰死于一谷。

正二位。內大臣。削髮改名證空。世稱小松殿。

不詳其所出。清盛養為子。正四位下。大和守。泗宇治川溺死。

正四位下。左馬頭。戰沒于壇浦。

內大臣。從一位。源賴朝呼曰讚岐權守。改名末國。被斬于近江篠原。

正三位。右衛門督。與父同斬於野路。

呼曰副將。被斬京師。

從三位。參議。權中納言。戰死于壇浦。

武藏守。戰死于一谷。

建久七年。自刃于京師。

重衡 左近衛權中將。從三位。被斬于奈良坂。

知度 從五位上。參河守。戰死于礪波山。

清房 從五位下。淡路守。戰于一谷。

維俊 春宮少進。實大外記。中原師元子。清盛養子。式部丞。

清定 從五位下。參河尾張等守。戰沒于一谷。

清邦 實權大納言。藤原邦綱子。清盛養子。侍從。丹波守。從四位下。

良衡

維盛 藏人頭。從三位。自投那智海死。

六代 披鬃為文覺弟子。史名妙覺。世稱三位禪師。及文覺圖不軌。被斬于相摸田越川。

資盛 右近衛權中將。從三位。壇浦之敗。投海而死。

盛綱 為北條氏臣。其後世為長崎氏。

親真 為越前織田祠官子。號織田權大夫。又津田先生。鬢髮曰覺盛。織田氏祖。

清經 正四位下。左近衛中將。投豐前柳浦之海而死。

有盛 從四位下。左近衛少將。戰死于壇浦。

師盛 備中守。戰死于谷。

忠房 侍從。丹後守。因稱丹後侍從。就禽被斬于近江。

貴
4
163
170

日本外史卷之一

源氏前記

賴襄子成著

平氏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州武士
 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此時歟。及讀三善
 清行封事。陳宿衛豪橫之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
 亶始於此也。蓋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舉
 海內皆兵。而天子爲之元帥。大臣大連爲之裨裨。未嘗別
 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
 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委
 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上。能制服海內。施及三韓。肅慎無
 不來王也。及至中世。摹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



清行大學頭
式部大輔終
參議宮內卿

衛之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以畜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五人為伍伍二為火火五為隊隊二為旅旅十為團各有首領一火六馬便騎射者特為騎隊皆任守令簡點衛京戍邊按簿差遣每舉征伐令沿道諸國須契勅勘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束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勳位十二等論功酬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兵部中朝制兵大畧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為之將帥者或自文吏出臨兵陣畢

二

事而歸脫介冑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概世其職而將帥之任每委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奧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鄉曲不勤宿衛而守令莫之能制清行所謂非六軍驅虎而為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馴致寬治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各有所習用以相隸屬因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

三

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隸屬赴之。如探物於囊。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伐勦誅。莫不立辨。廟堂之上。務取恬熙。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回。方且延為爪牙。以相傾排而已。鳥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之之術。蓋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梗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箝制。以為得控馭之術。而不知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基於此。敗壞古制。苟媮一時。皆足以自取困蹶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一二宗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之朝廷之上。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或恪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也。特以積

四

高見無官
無位
赤旗
鎮守府將
軍良將
下野守良
兼
將門

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橫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歲不拔之權。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史。首叙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憂世者。將有以留心焉。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莫宗。生四子。長曰葛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觀古今成敗。以自鑒。叙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高望。高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為武臣。其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守。介鎮守府將軍。國香子曰貞盛。材武善射。為左馬允。良將子將門。性桀黠。倚攝政藤原忠平。求為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怒。去之東國。據相馬里。劫掠

五

相馬小次
那將門
益時左
允

常陸下總時國香爲常陸大掾良兼爲下總介皆與將門有隙承平中將門終攻殺國香將門之在京師也嘗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謂人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卽率士卒者當擊殺之至是貞盛棄官而東欲復父仇與良兼及從弟良正共攻將門不利貞盛謂是私鬪也不若受勅討之將還京師有所請將門要擊之信濃貞盛大敗脫身入京師已而良兼卒將門乃據下總遂襲執常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武藏守興世王兇險喜亂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沃饒而四塞可據以霸天下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誅一耳顧公安所決將門大悅延爲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藏相摸悉下之弟將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冀願熟圖

將門登叡山
瞰皇城

天慶二年三
年

右衛門督
忠文

下野掾秀
鄉

之將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能拒之乃建偽宮於下總猿島置文武百官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者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邪遂與謀反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爲天子公藤原氏能爲我關白乎至是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島爲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坊市京師戒嚴時天慶二年也三年朝廷拜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率諸將東伐發東海東山兵募以重賞而任貞盛常陸掾發兵討將門將門聞之率兵索貞盛於常陸不得乃散其衆獨以千餘人至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鄉世爲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髻而出欸接之命食共食飯粒墮前拾而食之秀鄉知其輕率不足與有爲也乃從

平將軍
下野守維
散位致賴
常陸介賴
信
大和守保
昌
維茂出羽

貞盛。貞盛窺將門無備。與秀鄉合兵四千餘人。急襲之。將門遽出拒之。大敗。貞盛乘勝疾攻。將門欲誘之。險阻。走據島廣山。貞盛火其營。大戰于山北。將門以見兵四百騎。死鬪。貞盛麾兵蹙之。將門獨身出走。貞盛叱咤追馳。射中其右額。墮馬。秀鄉斬其首。興世王以下悉伏誅。梟于京獄。八州皆定。而純友尋平。忠文等皆途還。貞盛以功。敘從五位上。後遷從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兼陸奥守。世呼曰平將軍。貞盛四子。季維衡最勇。與平致賴。源賴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任下野守。後私與致賴鬪。謫徙淡路。貞盛又養從子維茂。亦勇敢。亞維衡。維衡曾孫正盛。有武幹。時平氏與源氏並為武臣。而源義家樹功邊陲。宗黨尤強。其長子義親。為對馬守。剽掠九州。殺官使。流隱岐。逃歸。出雲。殺

介鎮守將軍稱餘五將軍
鐸鈴
天仁元年
大治
備前守正盛
五節豐明節會
十一月中
旬辰日薦
新稻於廟
有宴
左兵衛家
貞
伊勢瓶子

吏。奪貢賦。勢甚猖獗。於是詔正盛為追討使。賜鐸鈴。率兵討之。與義親戰。斬其首。梟于京獄。時天仁元年也。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為人眇一目。大治中。山陽南海盜起。忠盛追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並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舉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暗刺之。忠盛曰。朝則蒙詬。不朝為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死。吏不得止。忠盛昇殿。就閣拔刀。刀光外射。衆大畏。不敢發。及宴。召忠盛命舞。衆歌曰。伊勢瓶子醋甕。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醋甕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衆劾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

仁平
 參議經盛
 中納言教盛
 右馬頭家盛
 盛
 麥稈代笠
 大納言賴盛
 薩摩守忠盛
 度
 清盛

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來不使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死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教盛家盛賴盛忠重忠度而清盛最極寵貴初忠盛之事白河上皇上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嘗夜幸焉雨甚覩鬼髮如束鍼乍覩乍失命忠盛射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束麥稈以代笠捉火器行吹之曰將上燭于祠也上皇謂忠盛膽勇可倚益有寵所幸宮人兵衛佐局與忠盛私有身上皇即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即男也卿以為子也宮人免身生男是為清盛後更娶妻生家盛賴盛清盛出依中御門氏大治

鳥羽法皇
 崇德帝
 白河法皇
 叔父兒
 近衛帝
 後白河帝
 惡左府
 法性寺關
 白忠通
 保元元年
 六條判官
 為義

中任左衛門尉累遷至從四位下安藝守航海赴任有魚入其舟或曰興家之兆也先是鳥羽太子受禪是為崇德帝帝母璋子幼養於白河法皇鍾愛之及長不衰頗涉物議鳥羽是以不子視崇德也戲目之曰叔父兒鳥羽寵姬曰得子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令崇德養為太子四歲受禪是為近衛帝帝崩崇德希復位崇德皇子重仁又長而賢中外屬望而美福以近衛蚤世為出咒詛乃密勸鳥羽立崇德同母弟雅仁是為後白河帝朝野駭然崇德憤恚召左大臣藤原賴長語之以情賴長慧黠世稱惡左府與兄忠通爭權不逞欲使上皇復位而已專柄也乃慫恿舉兵物情恂然保元元年七月法皇崩即夜葬之上皇遂舉兵據白河殿源為義等屬之法皇豫度有變遺命諸將

右馬助忠
政
安藝次官
基盛
宇野七郎
親治
下野守義
朝
少納言入
道信西
鎮西八郎
爲朝
二將一爲
伊藤五一
爲伊藤六

當召者。清盛不與焉。蓋以忠盛夫妻傳重仁也。美福曰。安有強如平宗而不召乎。遂召之。清盛舉其宗。應召焉。叔父忠政獨赴上皇宮。清盛義子基盛爲檢非違使。擒上皇黨源親治于宇治。已而勅源義朝攻白河殿。留清盛等衛宮。少納言藤原通憲奏。使清盛同往。清盛長子曰重盛。從父攻其西門。西門將源爲朝善拒。我先鋒二將爲其所射殺。清盛曰。吾受命不必此門。重盛不肯曰。擇敵而進。豈武臣所爲乎。兒請當之。清盛令兵士擁止重盛。與共攻南門。白河殿陷。上皇出走。入如意山。削髮奔南都。途被執。遷于讚岐。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帝詔清盛捕爲義。未獲。忠政出。依清盛乞降。不聽。殺之。朝議因令義朝殺爲義。以清盛爲播磨守。超遷太宰大貳。重盛以下受賞有差。始興甲第于

二條帝
後白河上
皇
中納言右
衛門督信
賴
平治元年
大納言經
宗
右中將成
親
檢非違使
惟方
兵庫頭賴
政
伊賀守光

六波羅。義朝視平氏聲望出己上也。心常嫉之。藤原通憲娶清盛女爲婦。亦與義朝有隙。通憲參與大議。多所釐正。帝授位太子。是爲二條帝。而上皇仍聽政。政在於通憲。上皇嬖人曰藤原信賴。求爲近衛大將。上皇欲聽之。通憲不可。因圖唐安祿山事跡上焉。以諷之。信賴慚恨。乃與義朝深相結納。陰謀作亂。藤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平治元年冬。清盛重盛率筑後守家貞等五十人詣熊野。行至切部。六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信賴義朝與源賴政源光基等率兵五百圍三條殿。火之。並火少納言第。殺傷無算。遂幽上皇及主上於禁內。少納言亦遭害矣。衆愕然。清盛曰。爲之何如。宜到熊野計之乎。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爲。清盛曰。

如無甲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開其擔。出甲冑五十。器械弓箭稱之。衆乃結東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野。清盛曰。彼衆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舉。重盛曰。機不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恥之有。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率衆疾馳。未至阿部野。遇一騎。衆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至自六波羅。六波羅之兵迎。駕見在阿部野。請速歸。衆相喜慶。踴躍入京師。當是時。信賴自爲大臣大將。義朝以下皆拜官。信賴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庶政。百官莫敢仰視。獨左衛門督藤原光賴不屈。因會議折信賴。勗其弟惟方。護二宮。以待清盛。清盛既還。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清盛謀忘其備。乃致名簿於信賴。以示無他。清盛計拔帝。乃與惟方通謀。夜放火二

條大宮守門兵舍守救之。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出藻壁門。惟方從。門者誰何。惟方曰。宮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重盛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百官萃焉。關白藤原基實亦至。衆以其妻信賴妹也。疑之。或告清盛曰。關白至矣。清盛曰。此大臣也。假令不來。吾固將召焉。衆心乃安。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信賴等仍據大內。帝召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宜佯退走。誘賊出宮。莫使宮闕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臣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盡心。乃勒兵三千騎。令重盛教盛。賴盛將之。分路赴大內。賊開昭明。建禮二門。關陽明待賢。郁芳三門。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我兵望見色動。重盛勵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

櫻橋下

惡源大義

平

與三左衛門景安

新藤左衛門家泰

次郎政家

時稱兵衛

八町二郎

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分其兵爲一。留一于大宮巷。以其一傳待賢門。大呼挑戰。信賴怖。墮馬。重盛排門而入。至大庭。櫻橋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橋樹。出至大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貞目之。曰。可謂平將軍再生矣。重盛更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氏嫡子。宜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退。與二卒。景安。家泰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濠。重盛踰濠。政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而冑墮。政家薄之。重盛扞以弓。取冑。被之。景安至。搏仆政家。爲義平所殺。重盛怒。欲親鬪。家泰進。與義平相搏。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當是時。賴盛等攻郁芳門。與義朝戰。退走。義朝卒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鐵搭鈎其冑。賴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賴盛走。

中納言師仲

長田庄司

彌平兵衛

宗清

源氏兵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關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沓至。官軍逡巡。賊乘勝而進。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夏兵交進。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大內。收名簿。笑曰。昨予今取何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賴至仁和寺。乞哀於上皇。上皇爲請之於帝。帝不許。重盛曰。卽宥之。彼何能爲。清盛曰。首惡不可不誅。且如帝命。何乃遣教盛引兵圍仁和寺。捕信賴。及其黨源師仲。藤原成親等五十餘人。斬信賴于六條磧。重盛。教盛。與成親有姻。乞而宥之。帝賞清盛戰功。進其子弟官爵。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梟之獄門。賴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賴朝。至將斬。宗

自是繼母辭氣

日向太郎通良

永曆元年

二代后

六年

永萬元年
二條帝崩

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賴盛母。於清盛為繼母。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賴盛固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肥前人日向通良作亂。遣平家貞討夷之。當是時。政在上皇。藤原經宗。藤原惟方。勸帝親政。兩宮交惡。上皇引清盛自援。永曆元年。上皇進清盛正三位。任參議。清盛乃奉上皇旨。收執經宗。惟方。帝嘗納故近衛帝后為中宮。世呼之。二代后。清盛以二人不諫。陷帝於惡為罪。欲斬之。前關白忠通救解。乃宥死處。流明年。清盛累遷。至權中納言。六年。遂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重盛至正三位參議。永萬元年。秋。帝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曆園城二寺爭禮。欲鬪。上皇召源賴政自衛。有訛言。上

西光
六條帝

仁安元年
二年

皇圖平氏。平氏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安也。請往法住寺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口解諭。因扈還。清盛稱疾不出。重盛入而諫曰。大人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大人慎勿形之辭色。不則讒或因以入。苟吾之執忠直。何渠畏人言。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前曰。天使之言耳。衆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嘗以狡黠為藤原通憲所愛。使後削髮稱西光。為院北面。頗有寵。心嫉平氏驕恣。數承間說上皇。是時。太子嗣立。是為六條帝。帝幼。政復歸上皇。上皇寵后滋子。為清盛妻時子之妹。生憲仁。上皇欲立之。仁安元年。以清盛叙正二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勅賜

三年
高倉帝

邑于播磨肥前肥後爲大功田世襲重盛叙從二位任權
大納言聽帶劍昇殿次子宗盛叙從三位任參議三年二
月憲仁受禪甫五歲是爲高倉帝帝母之兄大納言時忠
謂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當是時平族爲
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
清盛有疾詔行非常赦以禱之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興
別第于西八條居焉選童三百服異服散布京城內外察
誹謗者輒處法京師側目上皇積不能平嘉應元年上皇
削髮稱法皇平氏益橫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值
攝政藤原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衛衛士摔而下之重盛責
資盛無禮基房縛送衛士以謝重盛釋其縛勞而遣之清
盛聞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淨海之孫者必報之重盛諫

淨海
選童三百服
異服
嘉應元年
平資盛不下
攝政藤原基
房
資盛時爲
越前守後
新三位中

將

承安元年

四年

治承元年

止清盛弗聽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摧折其車切從者髻
帝因輟朝三日重盛逐資盛于伊勢承安元年清盛進其
女德子爲女御遂立爲中宮四年右近衛大將闕重盛奏
請自拜之治承元年轉左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居小松
第弟宗盛爲右近衛大將已而進正二位朝臣舉妬平氏
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爲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
盛又娶其女爲子婦成親子成經娶教盛女然成親殊希
爲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西光謀饗藏
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勅陰圖
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冑也盍爲我將成殊功取顯位
行綱諾之成親遂結檢非違使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
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結法勝寺執行俊寬數飲之

三位中將
維盛
丹波少將
成經
多田行綱

判官平康
俊寬

鹿谷別館
俊寬大納言
言源雅俊
孫
平氏仆矣之
暹

酒令。姬人侍焉。因乘間說之。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瓶子。成親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臬其首。康賴進曰。臬首。檢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師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遣行綱布五十匹。部署諸將所向。未發。西光子師高爲加賀守。其目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鬪。僧徒來訴之。延曆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闕。重盛以三千騎衛宮門。擊卻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令平時忠往諭解之。五月。誚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慚恨。終間叡山座主明雲於法皇處流。明雲素善清盛。清盛爲奏救之。不省。已而山僧奪還明雲。法皇怒。勅諸將士討之。清盛不奉勅。則更勅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

大納言平
時忠

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清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清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君知其由乎。清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鞠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使跪階下。清盛叱曰。下奴恃過分之寵。構陷無罪。又敢欲危我家。西光笑曰。何謂過分乎。公之父但馬守朝官所愧齒。公爲其嫡子。常着高屐。伺候中御門氏。人呼曰高平太。比十八九。以捕海賊二十人功。爲四位兵衛佐。人以爲異數焉。而今乃

西光過分之
諍
高平太

難波次郎
妹尾太郎

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清盛大怒。躍起。蹴其面。痛掠治之。得實。命裂其口。又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宥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繹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猝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賴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為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為藤原信賴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亾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教盛亦為成經固請。皆得減死。而清盛怒不自禁。乃就見成親。

能
筑後守貞

成親低首。清盛呼而仰之曰。公面可憎。公當死於平治者。因內府之請。宥之。祿位並隆。何苦而反。成親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僕於貴族。有何所怨。敢倍畔也。清盛顧左右。取西光狀來。乃自讀二過曰。猶言不與知乎。公面可憎。以其狀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兼康。拷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毆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矣。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丸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

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為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即母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目。我為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為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喏甲覩。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

襟喏甲覩

平將軍貞盛 刑部卿忠盛

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為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而降為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唇。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為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為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况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為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勅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為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

下野守義朝

此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舉坐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慙之也。出勅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到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

放成經康賴
俊寬于硫黃
島

二年
中宮姪清盛
身祈嚴島神

驗者視朕耶
三年

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真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慚愧。已而清盛使武士高西光。並殺師高。師經流成親于備前。後使人殺之。放成經。康賴。俊寬于硫黃島。教盛常餽遺成經。成經分之。二人因得不乏。二年。中宮姪清盛身祈嚴島神。冀得皇子。教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成經。康賴得歸。俊寬終死島中。十一月中宮將產而艱。人或曰。成親。俊寬所崇。令衆僧禳之。法皇乃爲誦經。卒分身。生皇子。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謝之。法皇弗懌。拋其謝書曰。驗者視朕耶。三年。立爲皇太子。清

以小烏刀

盛驕恣益甚。重盛日夜憂懼。一夕夢。清盛被誅。覺而泣。會維盛至。飲之酒。令好以刀。維盛意是小烏。小烏者。平氏傳家寶刀也。受而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乃變於色。重盛曰。毋尤也。使公令終。吾將佩焉。今賜之汝。汝後當知之。五月。重盛造熊野祠。祈死。歸得瘍疾。適有醫至。自宋。清盛欲使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也。遂不使治。法皇臨視其疾。三月。遂薨。年四十二。法皇與攝政基房議。收其封戶。會中納言闕。清盛婿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子師家任之。甫八歲。是時。清盛在福原。十一月。地大震。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已而清盛以數千騎入京師。基房入泣訴。法皇曰。聞清盛來欲修怨於臣。果被竄流。不復能奉左右矣。法皇曰。雖朕亦不能自保也。明日使法印靜

重盛祈死

雖朕亦不能

自保

憲往諭清盛。且問其意。清盛不見。及昏。無所答。靜憲請去。清盛使子知盛出答曰。臣耄矣。不復能事君。如此而已。靜憲趨出。颺言曰。賢相明德。跼天踏地。清盛聞之。召返面之。曰。聞子諫止鹿谷之幸者。吾是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官家。重盛新死。遊幸自如。獨不憫老夫乎。重盛見危授命者數。官家賜之越前。曰。傳汝子孫。而死。即見禡。死者何罪。且吾為基通請。中納言再三。而超拜師家。何也。凡如淨海者。即有過惡。當宥及七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可知矣。言畢。垂淚。靜憲亦泣。少焉。說以大義。且慰藉之。清盛意頗解。禮而遣之。既而奏帝。貶基房。代以基通。削師家以下四十三人官爵。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使宗盛率眾造法皇。法皇問曰。將見流遠地乎。宗盛曰。非敢然也。且幸

四年

熊野灌増
賴政之亂

高倉宮

鳥羽殿以待事定。遂移之鳥羽。靜憲請而從焉。清盛乃使人白帝曰。今後諸政。陛下親之。即日還福原。四年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世稱其出清盛意也。清盛夫人時子。既拜二位。削髮稱二位尼。於是夫妻並准三宮。三月上。上皇幸嚴島。希解清盛之意。臨發。覲法皇。法皇之徙鳥羽。中外皆咎。宗盛不若其亡兄也。宗盛數諫清盛。乃奉還法皇于八條烏丸。五月。熊野別當上變。告以仁王下令。舉東國源氏。欲滅平氏。廢帝而自立。曰。事成有重賞。那智新宮僧徒亦應之。清盛大驚。率兵入京師。與公卿議。遣檢非違使源兼綱等。以官兵圍高倉宮。將徙王于土佐。兼綱父賴政。為王謀主焉。平氏未之知也。賴政急使王先奔。倚園城寺僧徒。而自率子弟從之。清盛聞之。怒曰。吾嘗奏賴政。授三位。聽昇殿。何負我乎。清盛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叡山南都僧兵皆應於王。我前後防敵。曠日彌久。諸國源氏來會。勝敗未可知也。宜速下院宣於山徒。因啗以利。清盛從之。山徒乃倍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等。將二萬騎追擊于宇治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軍。僧徒善鬪。我將平盛清請分兵由河內進。遮敵前路。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與秩父氏。夾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為。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下。駑者操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授稍援之。令畢而濟。不亡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鄉六世之孫也。盍來決死。兼綱笑曰。汝以名族。乃為平氏所驅役耶。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射殺兼綱。我軍悉渡。

上總介忠清

又太郎忠綱

殿。何負我乎。清盛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叡山南都僧兵皆應於王。我前後防敵。曠日彌久。諸國源氏來會。勝敗未可知也。宜速下院宣於山徒。因啗以利。清盛從之。山徒乃倍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等。將二萬騎追擊于宇治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軍。僧徒善鬪。我將平盛清請分兵由河內進。遮敵前路。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與秩父氏。夾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為。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下。駑者操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授稍援之。令畢而濟。不亡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鄉六世之孫也。盍來決死。兼綱笑曰。汝以名族。乃為平氏所驅役耶。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射殺兼綱。我軍悉渡。

伊豆守仲網

賴朝舉兵伊豆
右兵衛佐
大庭二郎
畠山次郎
三浦大介
義明
庄司重能

擊大破源氏兵。賴政及子仲綱等皆死。王南出走。中流矢。薨。南都僧兵至木津川。聞之引去。重衡等凱旋。獻首闕下。清盛賞忠綱。清盛常愛福原。又築島其南。以便遭運。終欲遷都焉。六月。遂決意。越帝三宮百官徙焉。奉帝于賴盛第。遂徙之。已第。使兵守法皇。議建宮城。地狹不可建。乃權造焉。物議囂然。八月。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舉兵伊豆。相摸人。大庭景親擊走之。武藏人畠山重忠又擊破其黨三浦氏。景親急騎報捷。且曰。賴朝走死。已而東人交來告。賴朝未死。兵復振。清盛大怒曰。東國奴輩。皆彼父祖家人。而我流彼於東國。是使彼胥以滅我家也。何異借盜鑰乎。切齒久之。日向使吾不聽。池尼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敢敵我子孫。其能免神明之罰邪。重忠父重能與弟有重。在福

小山田別當有重
北條四郎

薩摩守忠度

原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時政與賴朝婚。其或附之。其他豈肯黨流人。君勿為意。平氏子弟。人人奮願東伐。清盛輦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蓋未及知耳。往時有為義。義朝者。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少子有賴朝者。此豎子獲之。伊吹岳麓。當斬。臣繼母為請宥之。臣即召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輒答。不知。臣憫其幼稚。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焉爾。遂宥之。今聞其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旨討之。上皇曰。稟法皇。答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決在聖斷。何直稟法皇為。陛下莫乃庇源氏乎。上皇哂曰。猶為此言邪。即賜宣旨。因問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即命維盛。以右近衛中將。為追討使。而忠度翼之用。高祖正盛伐源義親故事。賜鐸

讚岐守正
盛
對島守義
親
齋藤別當
忠清之怯
維盛軍富士
河

夜聞水禽起

源義仲起兵
于信濃

鈴將五千騎發福原以齋藤實盛諳東事以為鄉導行收兵至駿河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藤原忠清曰今我兵皆京畿新募以此深入未見其可維盛從之實盛乃辭而西維盛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為先鋒進軍于富士河當此時畠山重忠以下皆附賴朝以二十萬騎至河東使使者來貽書多謾言忠清勸維盛斬其使者相持未戰我軍夜聞水禽起相驚以為敵大至也人馬相踏藉而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西歸平明源氏軍乃知之令一將來追伊藤某殿戰而死維盛歸至近江清盛弗許其入京師曰汝奉王命討亂賊不交兵而歸何面目來見我乎軍即不利蓋橫尸原野因欲流維盛到忠清衆救解之而止先是源義仲起兵于信濃義仲幼孤

木曾次郎
義仲
中三兼遠

齋藤實盛取育之已而屬之木曾人中原兼遠於是宗盛召兼遠命亟縛義仲來獻兼遠效誓書還逐義仲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從焉因要上皇作書誓不右源氏既還造宮于夢野以奉法皇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問兩都孰便公卿皆希其旨曰福原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曰平安便清盛作色而入衆為長方危之已而清盛即奉三宮以下復都平安衆大悅時十一月也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使無悔心何問於人我因而導之耳清盛素重長方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召還基房師長等改過遷善庶幾免焉清盛稍從其言平氏家多怪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為一大頭瞋

平氏多怪

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占者曰。爲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巢麻馬尾。占者曰。小侵大。子犯午。爲源逼平之兆。復都之月。近江源氏兵起。翌月。遣知盛、資盛等將兵擊夷之。初園城寺黨賴政得重譴。益怨平氏。至是與山徒皆應。近江源氏乃遣清房攻園城寺。燒夷之。殺僧八百人。又聞南都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又造木丸。呼爲淨海頭。蹴擊之。清盛積怒。是月。遣重衡率兵數千騎擊之。燒東大興福二寺。殺僧數百人。而諸道源氏益興。養和元年正月。上皇病崩。清盛益悔悟。復政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而聽。乃獻美濃讚岐爲御邑。詔以宗盛總管近畿。二月。斬河內人源義基。聞源行家舉兵至美濃。遣知盛、通盛、清經、忠度等伐之。敵據板倉壘。我兵遠出其

造木丸呼爲淨海頭

養和元年

武藏權守
入道義基
十郎藏人

行家

後縱火攻拔之。走行家。清盛又令南海兵控扼東兵。而徵糧于北陸、西海。西海菊池氏、緒方氏皆應源氏。肥後守平貞能請往定之。法皇令院廳官從貞能。已而知盛在洲股。病作。置戍而還。源氏益振。宗盛乃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徵兵。刻日而發。衆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一日。清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盛病煩熱。浴於冷水。水輒沸。叫號聲徹門外。閏二月。疾大篤。舉族擁枕。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生者必死。何獨我。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位極人臣。爲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未睹源賴朝頭而死。吾死之後。母以供佛爲母。以誦經爲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我子孫臣隸。咸服我言。勿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

清盛薨

卿公義圓

十四遺表法皇事必與宗盛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法皇於法住寺殿奏曰臣不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唯聖旨是仰法皇乃會公卿議調兵食遣重衡維盛通盛忠度等入美濃併其戍兵與源行家源義圓夾水而戰斬義圓破行家虜行家子行賴追行家至參河而還賴朝數遺書於賴盛謝其舊恩又間上書曰臣非敢為亂乃靖亂耳陛下尚不棄平氏則請兩講和二姓並仕如往昔事其忠其否簡在陛下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曰臣父臨終命臣等曰必與賴朝決死語猶在耳臣不能和矣於是請勅陸奧藤原秀衡擊賴朝勅越後城資長擊義仲資長平維茂七世孫也六月資長與弟長茂收兵南擊義仲不利還八月除資長越後守秀衡陸奧守越伐源氏資長復發

太郎資長
四郎長茂

正
壽永元年

越前二位
通盛

大庭景尚
一稱侯野
五郎

疾作卒九月宗盛遣從弟通盛經正東與源氏戰于越前敗績經正走入若狹通盛退保敦賀城召經正未至義仲兵來攻乃解兵西還壽永元年九月城長茂復南伐義仲復不利還是月宗盛任內大臣賜隨身兵仗具騶從拜賀二年二月叙從一位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等為追討使將山陽山陰西海諸國及參河以東若狹以南徵兵十萬餘人入北陸道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中謂大庭景尚曰平替源興蓋降木曾景尚曰東人無不知吾輩姓名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一死以報君君蓋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向越前遣將守燧

平泉寺長
吏齊明

太郎光平
賀州林六
郎光明子
本姓齋藤
越中前司
盛俊
太郎盛綱

石並山

岡田冠者
太郎重義
樋口次郎

城據山帶谿最爲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有齊
明者爲書約之矢以射我軍曰源氏築堤貯水君決東山
趾立澗矣臣爲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捷追
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
我與鬪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兵退據安
宅渡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
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樫二城據之降將齊明進言
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中之界有寒原之險君宜急扼此
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野敵已踰寒原盛俊
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砥並山忠度以三萬騎
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
維盛恃險不備義仲乘夜來襲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

之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
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度知度舉刀斫其冑冑墮
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鬪知度自屠而死敵
益進右兵衛佐爲盛賴盛次子也亦爲樋口兼光所殺維
盛退保佐良岳當時忠度與盛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
敗引兵與之合退據安宅渡忽有鞍馬十匹濟水而至畠
山重能在前軍視之曰敵近矣乃與三百騎登篠原岳瞰
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
召樋口兼光指岳頂問曰汝知彼一隊將爲誰曰畠山重
能也臣數遊武藏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鬪者遣兼
光與鬪殺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
擊大戰大庭景尙自呼而鬪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

手塚太郎

尙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
 盛呼問其名實盛曰汝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
 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攬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
 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
 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
 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
 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
 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爲此
 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
 收尸葬之義仲復追我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死
 之我諸將敗歸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漢和匈奴故事請
 遣使赦諸源罪不聽平氏遺書山徒誘之山徒不從七月

實盛涅髮

越中次郎

判官盛綱
飛騨大夫
判官景高

中納言長
方

菊池次郎
原田大夫

宗盛欲奉帝
及法皇奔西
國

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
 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美濃人來告曰義
 仲已至近江矣於是資盛知盛重衡與貞能等守宇治勢
 多又遣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強遣之已而源行綱等四
 窺京師山徒亦黨義仲宗盛乃召還諸將遣貞能擊行綱
 于攝津知盛以五百騎次粟津與義仲前軍戰不利退義
 仲進軍叡山宗盛大召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法皇
 奔西國以圖再舉何如知盛進曰不可我祖桓武實肇此
 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刀折矢
 盡而後已教盛經盛等皆以爲然宗盛不聽使人造法皇
 法皇不在宗盛大失意乃奉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劍
 璽縱火諸第率其子右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

中將重衡。淡路守清房。其義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后宮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敦盛。清房二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左馬頭行盛等。及攝政藤原基通。大納言平時忠而西。權大納言賴盛從。而後比及鳥羽。撒赤幟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亦還走。平盛嗣欲追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因問曰。小松中將何如。曰。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耶。乃召畠山重能兄弟曰。汝子弟在武藏。汝盍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爲也。宗盛曰。父子相慕。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丞去從賴朝。二人泣辭。

而東。宗盛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中將資盛。左中將清經。左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衆大喜。維盛曰。吾遣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衆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焉而行。終可庇乎。衆相顧。悽然。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貺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攜。是日。齋返。謁王曰。臣等事已至此。願得一叙別而行。因卽席彈數曲。王及左右皆垂淚。經正曰。臣嘗欲守此賜。以傳子孫。今行且死亡。不忍并寶器滅沒之。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詣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門。今當遠別。聞君奉勅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焉。死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鎧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

五條三位
俊成
京極中納言
言定家

三位刑部
卿賴輔

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
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
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
能獨東入京師則諸第皆燼矣乃夜詣重盛墓白曰君豫
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圖恢復旦日發墓收其骨而西
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
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
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況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清
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法
皇勅奪平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乃
立高倉帝第四子即位平氏聞之悔其不取去也遂奉帝
建行在所於豐後豐後國司藤原賴輔之子賴經與州人

緒方三郎

刑部大夫
通資
民部成能
矢田判官
義清
高梨六郎
彌平四郎
幸廣
能登守教
經

緒方維義傳院宣收西海兵使使來告曰公等不宜止此
時忠讓之曰正統天子在此若胡爲者維義不對以三萬
騎來攻乃遣貞能高直種直等拒之敗還乃奔箱崎遂徙
山鹿聞菊池原田諸族皆叛則又徙柳浦祈于宇佐宮聞
維義來終航海而遁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
吹笛投海死時長門國爲知盛所管其目代紀通資獻船
百餘艘以徙讚岐屋島阿波豪傑田口成能以千騎來附
且爲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因建屋島爲行宮遂徇
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
來犯而身繼之重衡通盛教經以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
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教經出城東北門挑敵敵以五
千騎來攻教經佯走重衡通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縱左右

倉光次郎

今井四郎

翼遶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北兵不習水戰。屬日蝕晦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二百級。初篠原之戰。妹尾兼康為敵將。倉光成澄所虜。因仕成澄。見親信。今井兼平謂義仲曰。彼瞻視異常。不若殺之。義仲不聽。兼康從容說成澄。以其鄉妹尾地肥美。狀成澄乃請義仲往收之。兼康為鄉導。先往會其子宗康。以下千餘人。掩殺成澄。據板倉寨。義仲將赴備中。聞而怒。令今井兼平來擊兼康。兼康戰且走。欲赴屋島。宗康體肥不能行。兼康棄之。走。行里許。復還視之。追兵薄至。乃刃宗康而死。義仲將遂攻屋島。聞賴朝來討已。則東還。十一月。教盛、教經、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室山大破之。山陽、南海十餘州多來屬者。當是時。義仲縱兵暴掠京師。亦

小太郎宗康

師家時從
二位中納言

明年

以事怨望法皇。謂將士曰。汝與其敵。凡人寧敵王者。遂舉兵反。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帝于閑院。法皇于五條宮。公卿皆裸跣遁。義仲乃謂將士曰。為帝為院。唯吾所欲。為公為卿。唯汝所請。乃奪公卿以下四十九人官爵。以其妻兄藤原師家為攝政。京師苦其暴。乃思平氏也。義仲既與賴朝有隙。恐其來討。欲與平氏為從。貽書屋島言其意。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我至此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宜答曰。天子在焉。汝免胄弛弓。自來乞降。吾則許之。宗盛從之。明年以山陽既定。奉帝復福原。因城焉。負山臨海。集兵守之。二月。教盛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讚岐廳衆二千騎叛。應源氏乘船過下道。仰射我營。教盛怒曰。此輩嘗秣我馬。飲我馬者。今敢亡狀如此。飛舸追

之廳衆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教盛攻而盡之。并殺義嗣、義久。遂攻河野。通信於伊豫。通信遁走安藝。與緒方維義合。東入備前。據今木城。教經赴攻。一晝夜拔之。宗盛奏帝。進教盛、正二位大納言。辭不拜。是時賴朝二弟範賴、義經討義仲。殺之。終以院宣大舉來攻關東。將士悉從之。刻期會戰。知盛、重衡拒東門。貞能等拒西門。而資盛有盛、師盛等以兵七千守北山。義經以萬騎夜襲之。我兵大敗。走資盛。愧之。獨奔屋島。宗盛令諸將代之。皆憚往。教經請當之。即夜與通盛、盛俊往守北山。範賴至東門。土肥實平等至西門。藤原景清等力拒西門。敵不能入。重衡、知盛又擊東門。敵卻之。已而義經自間道來襲。縱火。城卒陷。重衡西走。東人莊家長追射其馬。馬倒。其騎騎副馬。重衡呼而取。

惡七兵衛
景清

莊次郎

岡部六彌
太

莊四郎

之騎爲不聞走。重衡欲自殺。遂爲家長所獲。忠度亦爲岡部忠澄所追。忠度給曰。吾東兵也。忠澄曰。帽而涅齒者。非東兵也。忠度返鬪。搏忠澄。伏之。三刺之。不入。忠澄僕來。終爲所殺。忠澄檢其鎧。得歌稿。因知其爲忠度也。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鬪。顧答曰。吾羞與若鬪也。高家怒逼之。經正下馬自殺。其弟經俊及通盛、業盛、師盛、清定、清房、盛俊等皆死。通盛妻聞其夫死。投海而死。教經航赴淡路。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溺者無數。知盛初爲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鬪。斬其一騎。死之。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鞭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嘶。終爲義

武藏守知
章

知章遮鬪而
死年十七

馬望知盛三
嘶

子死以救父
父棄子而走
大夫敦盛
熊谷次郎
敦盛笛

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死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爲之。謂之何哉。因歔歔流涕。敦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馳之。爲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插笛。念嚮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并其笛。歸之。經盛義經以諸首虜歸。獻法皇。法皇使人諭重衡曰。汝貽書宗盛。使效神器。則宥汝死。放還屋島。對曰。臣宗世建勳王家。而子孫卒爲君所棄。以至於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爲累囚。假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勅。乃作書從院宣使至屋島。時子得書悲泣。欲聽之。知盛執爲不可。教宗盛作答表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

梶原平三

狩野介

工藤左衛

門

燭暗數行虞

氏淚夜深四

面楚歌聲

明年

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尙思貞盛清盛遺勳。則辱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劓而遣之。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檻致之鎌倉。延見使梶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傍。重衡不肯聽。遙語賴朝曰。重衡至此命也。公尙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死。賴朝乃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姬千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欲削髮。賴朝不許。因餽酒。遣千手及工藤祐經佐之。祐經搗鼓。千手彈琵琶。重衡屬杯。千手朗吟曰。燭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憐之。更遣名姬伊王與千手。更直。明年六月。以南都僧侶請斬于奈良阪。二女皆削髮爲尼云。初重衡之虜入京師也。維盛妻

孛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然見師盛首則憂恐維盛在屋島亦憶家不措是歲三月間出之京師途梗不達於是赴高野山偶值其舊臣爲僧者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賴朝內府以故猜疑比吾於賴盛吾故遁至此欲一詣熊野祠赴水而死乃與俱詣焉投那智海死豫命隸人還告資盛曰唐皮甲小烏刀在貞能許公宜取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初平氏有小烏拔圓二刀例傳嫡長至忠盛傳小烏於清盛傳拔圓於賴盛二家自是相惡賴盛於是在京師是歲五月賴朝以書召之且曰必攜宗清賴盛即東行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來至屋島是月貞能弟貞繼起兵伊賀應平氏集二百人襲

唐皮甲小烏

刀

小烏拔圓二

刀

彌平兵衛

宗清

屋島之戰

高松

景清攪美尾
屋十郎鉦

破州守護大內惟能遂入近江與源秀義戰而斬之已而爲惟義所敗死之世呼曰三日平氏平氏欲復山陽道九月行盛以兵二千屯兒島範賴以十萬騎來攻我軍敗還宗盛以下日悒悒不樂知盛曰吾嚮欲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明年春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島又擊破河野通信斬其族黨百六十人效首屋島宗盛檢之時聞源義經自阿波來攻而未得確報明日望高松里火起田口成能曰敵來襲也請急御舟令將士拒于陸從之義經果襲至我兵能拒義經縱火行在我兵盡上舟海陸交射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十郎者來鬪而走景清追攪其鉦鉦斷挂之薙刀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盍來決死敵莫敢近我兵踵

次郎兵衛
盛嗣

上，大戰。佯卻上舟，以誘致義經。幾獲而逸之。宗盛召教經曰：我兵數逸，義經兵不過數百騎耳。煩公一戰。教經乃與盛嗣、景清等三十人迫陸而射。教經勁弓長箭射殺敵精騎數十人。會日暮，義經退軍高松。教經軍屋島，欲夜襲源氏。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徹曉不果。襲天明，義經以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因射之，戰終不利。遂上舟而退。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平氏奉乘輿避于志度。義經復來攻，乃退保引島。已而長門周防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大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死，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

壇浦之戰

江見次郎

當暗東國男
兒耳
二位尼

而後已。景清、盛嗣等爭願決戰。田口成能潛通欵於敵，知盛謂宗盛曰：士氣奮矣，獨成能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能勗之。成能唯唯。知盛握刀目宗盛，宗盛終不能斷也。已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能降義經，告之曰：平氏徙帝於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夾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大笑，答曰：卿等當暗東國男兒耳。一船皆哭。知盛手掃除船中，盡棄汗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璽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與俱投海死。皇太后繼投。東兵鈎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戰死。教經驍名素著，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死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盍早自爲計，多殺雜

太郎家村

三郎左衛

門景經

平内左衛

門家長

壽永四年三月廿四日也

兵母爲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義經決死耳。乃進索義經。卒與之遇。教經免胄。撒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鬪。輒搏仆之。直逼義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教經。教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宗盛與清宗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泗而遁。敵兵鈎獲之。藤原景經。景清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敢辱我君。進斬一人。中箭死。知盛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死矣。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等八人。殉之。時壽永四年三月廿四日也。經盛。資盛皆遁。已而自殺。宗盛父子與皇弟。皇太后。平時忠以下。從義經而東。有命徇宗盛以下于京師。宗盛自與中四望。清宗不仰視。既罷。皆拘于義經第。宗盛不解衣。寢以袖庇。清宗守兵見而憫之。五月。送於鎌倉。賴朝廷之前舍。隔庭相見。將命

易傘工男兒

者至。宗盛悚然請宥死。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宗盛不曉其意。又送還京師。至篠原。父子別拘。知將被殺也。乃請僧稱佛曰。吾不死於壇浦。以有清宗故耳。於是皆被斬。宗盛有次子。曰副將。先斬于京師。初壇浦之敗。時子謂衆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姪也。相國期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恨怒也。密使人易之一傘工男兒。宜矣。其不若重盛。以至於此也。宗盛既死。時忠等皆處流。時義經與賴朝有隙。逃奔西海。賴朝恐其與平氏遺黨相依。託作亂也。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平氏胤子。伏匿所在者。幼孩生埋之。稍長者。及之。其母若保。往往隨死。啼哭四聞。維盛子曰。六代依其母。匿大覺寺側。爲人所告。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賴朝素重文覺。且思重盛德。

丹後侍從 忠房

上總介忠清

筑後守貞能

嵌魚鱗子眼

以為眇

上總五郎

兵衛忠光

上總七郎

兵衛景清

越中次郎

兵衛盛嗣

己也。特宥之。削髮為文覺弟子。及文覺圖不軌。六代坐死。初維盛弟忠房遁壇浦。匿紀伊。知盛次子知忠嘗族人。西奔時甫三歲。乳母子紀友方攜匿備後。後徙伊賀。平氏舊臣藤原忠清先宗盛一年見捕斬。平貞能削髮奉重盛骨。隱於常陸。忠清二子忠光景清與平盛嗣等潛匿各處。後八年鎌倉有土木事。賴朝臨焉。忠光雜役徒。欲刺賴朝。嵌魚鱗子眼以為眇。荷畚出入。賴朝見而怪執之。懷利刀曰。平氏臣忠光欲為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絕食飲月餘死。賴朝大索天下。無所獲。後五年知忠自伊賀還入京師。匿于法性寺側。盛嗣景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原能保。能保覺之。令兵圍攻。我兵二十餘人亂射殺敵而

紀二郎大 夫友方

八田右衛 門尉

死。知忠與友方俱自殺。盛嗣景清遁走。聞忠房在紀伊。往歸之。舉兵據湯淺城。為熊野別當。所攻破。忠房被捕殺。盛嗣景清又遁。會賴朝慶東大寺。景清雜衆中。欲刺之事覺。被捕屬之。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但馬。人氣比道廣。為其厩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為馳射狀。道廣知其盛嗣。而不問。既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圍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即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縛。賴朝面讓之曰。盍死於壇浦。對曰。欲擁一平氏胤。以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嚮在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儲利。及銳鏃。欲一試之於將軍之身。遂被斬。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恥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檢非違使則未必甘為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寵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為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

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焉甚則易置其主猶視奕碁清盛所為無一不似彼已氏者而加以鷙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猶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為而不可世以其拔興之無漸群起咎之而不言有為之師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濫授先王名爵於清盛藉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忠盛受寵於白河烏羽連進官爵人以為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每為相門之爪牙攝政兼家之驢花山也源賴信實捍衛

道。降至文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國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菅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死。盡反其所為。戒飭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哉。源氏名為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忍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闔門至死不失懿親耶。世傳平語。倚琵琶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

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者。藤原氏也。故略叙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觀云。蓋神祖而後三十九世。曰天智。是為中宗。天智子大友即位。而天武以叔父篡立。傳之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帝大炊。凡七世。而天武之嗣絕。光仁以天智孫入繼。大統傳之其子。是為桓武帝。桓武三子。平城。嵯峨。淳和。兄弟相及。仁明以嵯峨子繼之。文德以仁明子又繼之。文德幼子。以藤原氏故立。即位。是為清和帝。清和子陽成。為藤原氏所廢。光孝以文德弟代之。光孝而下。宇多。醍醐。朱雀。村上。父子相繼。村上之子。冷泉。圓融。兄弟相及。花山以冷泉子繼。

圓融一條以圓融子代花山三條又以冷泉子繼一條一條之子後一條後朱雀兄弟相及後朱雀而下後冷泉後三條白河堀河鳥羽崇德父子相繼崇德而下詳於源平語中崇德而上至於文德廿一世其非藤原氏之出者宇多後三條而已故皆計抑其權而在位不長莫能遂志然宇多以後三朝不置攝關政在天子白河以後已辭位而猶聽政政在上皇其餘皆仰藤原氏之成而其擅政始於文德云然余謂藤原氏驕專其來久矣非獨始於文德時也鎌足助天智效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為四朝元老文武聖武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淫縱惠美押勝嬖於孝謙殆危國家實不比等孫則其家法可知也其後光仁桓武仁明獨不出於藤原氏而自平城至文德又皆

其出文德外舅左大臣冬嗣為不比等四世孫冬嗣之子良房又納女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惟喬而憚良房遂立清和則藤原氏之威攝人主非一日又可知也清和生九歲即位良房以外祖攝政其子基經廢陽成立光孝關白萬機攝關之號始此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是乎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為平守平村上欲立為平為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其非藤原氏出沮之而立守平是為圓融於是乎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花山兼家女生一條故兼家令道兼賺花山遜位而以一條代之是其最甚者也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是其最極寵榮

者也。道長二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而賴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疎其長子忠通而愛少子賴長。於是乎有保元之禍。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夏執朝政於源平之際。其論議可觀者。獨有兼實。他充位而已。其後一姓分爲五派。夏爲攝關。而其進退皆不復關天下事。不足錄也。總之。良房而下。奕葉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經心。而當其爭權父子兄弟。且不相保。奔競從諛。舉朝成風。宜乎大亂之基於是。而其終與王室俱衰共頽。徒存空名。可不哀耶。外史氏曰。吾閱史。有知王霸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大江廣元爲廳使衛尉。攝政兼實議其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例。嗚呼。以門閥爲賢。以格例爲政。驅其才俊。以資梟雄。而猶不覺

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變之畧。何患於王權之外移邪。顧嚮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廳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豪傑也。抑將門欲自與也。而以得失爲榮辱。賴朝欲與之。其下也。而不以從違爲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夫。

日本外史卷之一終

增補日本外史源氏正記

源氏系譜

清和天皇

| | | | | | | | | |
|---|---|---|--|--|--|---|---|--|
| <p>貞純親王 <small>四品。中務卿。上總常陸大守。稱桃園親王。母中務大輔棟貞王女。</small></p> | <p>經基 <small>正四位下。鎮守府將軍。世呼曰六孫王。子孫世為武臣。其旗用白。</small></p> | <p>經生 <small>從五位上。越後守。並賜姓源朝臣。</small></p> | <p>滿仲 <small>生于攝津多田。襲父職位。左馬頭。剃髮更名滿慶。號多田新發智。贈從三位。</small></p> | <p>賴光 <small>左馬權頭。正四位下。東宮大進。攝津守。</small></p> | <p>賴國 <small>攝津守。左馬權頭。子孫稱攝津源氏。</small></p> | <p>賴親 <small>左衛門尉。檢非違使。信濃大和等守。正四位下。子孫稱大和源氏。</small></p> | <p>僧源賢 <small>小名美女丸。事僧源信。號多田法眼。</small></p> | <p>賴信 <small>鎮守府將軍。從四位上。上野常陸介。</small></p> |
|---|---|---|--|--|--|---|---|--|

賴義 小名王代丸。鎮守府將軍正四位下。伊豫守。剃髮世稱伊豫入道。

義家 小字勇太。號八幡太郎。陸奥守。鎮守府將軍。正四位下。右衛門尉。

義綱 稱賀茂。二郎。左衛門少尉。陸奥守。從四位上。坐子義明。事流佐渡。

義光 稱新羅三郎。又子館三郎。常陸甲斐源氏。武田氏祖。對馬守。從五位上。刑部少輔。子孫稱甲斐源氏。武田氏祖。

義親 稱三郎。從五位下。檢非違使。剃髮世稱荒加賀入道。

義國 檢非違使。河內守。季父。義光誘鹿島三郎殺之。

義忠 義光誘鹿島三郎殺之。

義重 新田氏祖。

義康 足利氏祖。稱陸奥四郎。為祖父義家嗣。檢非違使。從五位下。判官代。世稱六條判官。保元之亂。子義朝奉詔使鎌田政家誘殺。時年六十一。

為義 下野守。左馬頭。從四位下。為長田莊司。忠致所殺。

義朝 春宮帶刀長。為姪義賢平所殺。

義賢 姪義賢平所殺。

義廣 初名義範。稱信太三郎。左衛門尉。藏人。保元之亂。被殺于船岡山。

賴賢 平氏所殺。

義嗣 八條院藏人。稱八條太郎。叔父行家養為子。

義房 掃部助。左衛門尉。保元之亂。被殺于船岡山。

賴仲 之亂。被殺于船岡山。

義久 居淡路。為平氏所殺。

為宗 居丹波。稱丹波冠者。保元之亂。被殺于船岡山。

為成 居八幡。稱八幡七郎。亂後。被流于大島。遂逃入琉球。

為朝 稱鎮西八郎。為判官代。保元之亂。被流于大島。遂逃入琉球。

為仲 初名義盛。從五位下。藏人。備前守。敗死于和泉。

行家 初名義盛。從五位下。藏人。備前守。敗死于和泉。

乙若 龜若

鶴若

保元亂後四子皆為義朝所殺。

天王

源賴政養為子。為八條院藏人。治承之亂。從賴政。與子仲光俱戰死。

仲家

小名駒王丸。稱木曾二郎。從四位下。征夷大將軍。敗死。子粟津。

義仲

稱清水冠者。質于鎌倉。父滅後。為賴朝所殺。

義高

世呼惡源太。平治之亂。後。為平清盛所殺。

義平

亂後。為平清盛所殺。中宮進。從五位下。平治之敗。後。途患。箭創。受父之刃。死。

朝長

小字鬼武者。正二位。征夷大將軍。天下總追捕使。世稱鎌倉右大將。

賴朝

宮內丞。左兵衛尉。蚤死。

義門

流土佐氣良邑。稱氣良冠者。為平氏所殺。

希義

判官代。院。般富門。院。稱蒲冠者。從五位下。參河守。自殺。于伊豆修禪寺。

隆盛

守。自殺。于伊豆修禪寺。

範賴

稱吉見孫太郎。永仁四年。僧良基。誂以圖為亂。為北條貞時所捕殺。

義世

仕吉野行宮。為中務大輔。

尊賴

稱播磨公。與父同被殺。

全成

初名圓成。小字乙若。為圓惠法親王坊官。稱卿公。戰死于墨股川。

時元

下伊豫守。兼院。別當。敗死于陸奥衣川。

義經

左衛門督。從三位。征夷大將軍。為北條時政。幽殺于伊豆修禪寺。

賴家

北條時政。員。與宗員俱焚死。

一幡

幼名善哉。為實朝。猶子。補鶴岡別當。遂弒實朝。為長尾定景所殺。

公曉

臣兼左近衛大將。為姪僧公曉所殺。

實朝

小字千幡。征夷大將軍。正二位。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為姪僧公曉所殺。

僧貞

弟。和寺僧隆。曉。住高野山。

女某

適清水冠者。義高。高死後。欲改嫁。於藤原高保。不肯而死。

三幡 稱乙姬幼蒙女御命未及入內而卒。

賴綱 善和。仲政。善射兼能和歌。為兵庫頭。聽昇殿。特詔守護大內。

賴政 兵庫頭。右京大夫。從三位。剃髮改名真蓮。世稱源三位入道。奉以仁王舉兵不克。自刃于宇治平等院。年七十七。

仲綱 伊豆守。正五位。下。與父俱自殺。

賴兼 藏人。從五位。下。大內守護。將軍實朝遭害。賴茂觀望。

賴茂 兵庫頭。正五位。下。大內守護。將軍實朝遭害。賴茂觀望。將軍潛謀起兵。事覺。官兵來討。即入仁壽殿。放火自殺。

賴氏 下野守。與父俱死。仁壽殿。兄仲綱養為子。任駿河守。亡命。

廣綱 為僧。子孫居丹波。稱太田氏。

國政 實齋院次官。國平子也。賴政養為子。從五位。下。左衛門尉。檢非違使。戰死于宇治。

兼綱 實賴政弟。賴行子。賴政養為子。從五位。下。左衛門尉。檢非違使。戰死于宇治。

女 稱讚岐能。和歌。仕二條院。

宗綱 左衛門尉。肥後守。從五位。下。戰死于宇治。有綱。稱伊豆冠者。右衛門尉。從五位。下。為源義經。女婿。歷于大和宇多。賴朝兵來討。不克自殺。

日本外史卷之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源氏出自清和天皇。天皇宮人王氏生貞純親王。叙四品。任兵部卿。稱桃園親王。親王二子。曰經基。曰經生。皆賜姓源氏。經基有武幹。善騎射。以親王為帝第六子。世呼經基曰六孫王。天慶中。為武藏介。平將門之反。間行入奏之。因拜從五位下。從藤原忠文。伐將門。又從小野好古。伐賊黨藤原純友。終叙正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子孫世為武臣。其旗用白。有八子。長滿仲。生子攝津多田。襲父職位。得關東。士心冷泉。帝安和二年。中務少輔橘繁延。前相摸介藤原千晴等。密謀挾為平親王。奔關東。為亂。滿仲與焉。已而

天慶
相馬小次
郎將門僭
稱平親王
參議右衛
門督忠文
旗用白
安和二年
伊豫掾純
友

右少將好古
武藏掾滿季

截髮膝圓

攝津守賴光

大和源氏

永延

大和守賴親

甲斐守賴信

多田法眼

源賢幼名

美女丸

左馬權頭

賴國

攝津源氏
長元
平忠常亂
左馬頭賴義

滿仲與繁延有隙。遂自首。以攝政藤原實賴旨。與弟滿季。捕繁延。千晴流之。當是時。京師騷擾。如天慶之亂。云。滿仲嘗謂武臣衛天子。不可無利刀。乃召筑前良治某。鍛鍊六旬。得二刀。曰。截髮。曰。膝圓。傳之子孫。滿仲官至左馬頭。及卒。贈從三位。四子。賴光。賴親。源賢。賴信。源賢為僧。賴親坐與興福寺僧鬪。處流。子孫居大和。稱大和源氏。賴光材武有名。為東宮大進。永延中。攝政藤原兼家造新第。落之。賴光遺馬三十匹。以分賓客。兼家子道隆襲攝政。其弟右大將道兼與之爭權。賴信素事道兼。謂賴光曰。吾力能刺道隆。使吾主代之。賴光掩其口。曰。毋妄言。事敗。肝腦塗地。汝主亦豈可晏然止哉。賴信乃止。賴光有三子。長賴國。子孫世居多田。稱攝津源氏。賴信尤勇敢。善用兵。長元中。為甲

斐守。會上總介平忠常作亂。朝廷令上野介平直方將東海。東山兵討之。三歲不能平也。乃以賴信為常陸介。伐之。賴信聞命。即往。人勸其待兵集而進。弗聽。遂率子賴義等。進赴鹿島。忠常奪舟列柵海岸。不可濟。賴信計示弱。怠之。使使請和。忠常不肯。於是聚眾議戰。眾謂其無舟筏。宜循海赴攻。賴信曰。不可。賊恃險。吾直渡。攻其不備。可一戰下也。聞有淺處。可騎渡。軍中豈有知之者乎。有高文者。自稱知之。馳入海。行立葦為表。賴信麾軍從之。忠常驚怖。出降。斬之。效首京師。以功叙從四位上。任上野常陸介。賴信謝曰。臣藉天威。得不血刃而降。強賊何功之有。臣老矣。不堪遠任。願得改守丹波。非所敢望也。不許。子賴義沈斷。有武略。為小一條院判官代。每從獵。善用弱弓。殪猛獸。平直方

夢八幡神賜劍

安倍賴時
前九年之役
安大夫賴時
加茂四郎
義綱
永承七年
貞任
厨川次郎
貞任

奇其才藝以女妻之既而賴義夢八幡神賜劍其妻有妊生子賴義喜曰此兒必興我家因名曰義家及長冠于八幡祠前稱八幡太郎為人英果善射每有征行未嘗不從賴義為相摸守州俗好武賴義義家撫以恩威豪傑爭服樂為之用當是時陸奧豪族安倍賴時并諸部落為六郡會長國守與秋田城介合兵伐之賴時逆擊大敗之白河關以北傳海盡叛附焉朝議以賴義為陸奧守與義家及次子義綱率兵赴伐會大赦賴時解兵而降臣事賴義賴義遂兼鎮守府將軍永承七年任滿將還入府視事賴時厚犒其軍既罷歸國府宿于阿栗川有人夜襲藤原光貞營初賴時長子貞任請婚於光貞不聽以故報之也於是賴義欲執貞任賴時乃舉兵反據衣川關賴義奏請再任

賴義奏請鎮守府將軍再任

亙理權大
夫經清
伊具十郎
永衡
天喜五年

烏海

坂戸判官
範明

發兵伐之賴時壻藤原經清平永衡來屬官軍或告永衡與虜有私賴義捕永衡斬之經清亦不自安遁歸於賴時賴時族富忠勇而有衆賴義以敕旨諭應官軍賴時亦親往說之賴義令富忠伏兵要擊獲賴時誅之而貞任軍猶張貞任魁傑善用兵官軍數不利屬歲比饑糧食不給天喜五年賴義奏請徵兵食其十一月自將兵千八百擊貞任于河崎會大風雪人馬凍飢貞任以選兵四千戰于烏海縱左右翼大敗我軍我軍所餘僅六騎虜急圍之矢下如雨賴義義家皆傷馬從騎下而授之義家與藤原範明等縱橫奮擊虜兵相警曰八幡太郎也遂退去賴義既免乃奏兵食不至遠近皆然且出羽守不與臣戮力於是詔罷出羽守新守至亦不敢來援貞任勢益張令經清以私

白符赤符

康平五年

真人武則

萩塚
小松柵

宗任
三郎宗任

符徵官物。令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符。官符也。賴義益困。對守數歲。康平五年。任滿。詔高階經重代任。國民慕賴義。不服。經重。經重不得已而去。於是賴義矢必滅虜。使人說出羽酋清原光賴。及弟武則。諭以大義。七月。武則率子弟以下萬餘人而至。賴義以三千人。會議于營岡。為七陣。以武則等分將之。而自將第五陣。進至萩塚。將攻小松柵。以凶日不果。會清原氏候騎誤失火民家。柵中大驚。賴義謂武則曰。機不可失。拘日何為。對曰。我兵怒如火。宜及此時用之。乃遣騎兵。絕其衝路。而步兵薄攻之。深江是則等。以死士冒險入柵。虜大擾。貞任令弟宗任出戰。賴義以麾下橫擊破之。虜遊軍又襲我第七陣。亦擊大破之。虜遂棄柵走。乃焚柵而退。會霖雨。畱旬餘。磐井以南。盡應宗任。侵奪

河岸有樹覆
水攀樹踰河

將軍髮復半
黑

我糧道。賴義分兵赴拒。九月。貞任瞰我兵寡。以精騎八千來襲。武則曰。我客兵糧乏。利在速戰。彼不坐困之而來。戰是自授首也。賴義大喜。為長蛇陣。逆戰半日。大破之。追走至磐井河。曰。吾欲乘機遂搗其巢穴也。則令武則以八百騎夜追之。武則更揀死士五十。自間道焚貞任營。內外合擊。虜軍大亂。走保衣川之險。賴義義家進攻之。河水方漲。武則等戰不利。見河岸有樹覆水。武則使趨捷者攀樹踰河。縱火虜營。貞任駭走。賴義追擊。連破二柵。進拔烏海柵。乃會將士飲。謂武則曰。吾得至於此。子之力也。子視吾面目。奚若也。對曰。臣為將軍執鞭。何力之有。將軍盡忠於天子。暴露于野。十餘年。頭髮皆白。天地為動。將士為奮。破虜如決河。臣今視將軍髮復半黑也。即獲貞任。則全黑矣。賴

厨川柵

神火

斬貞任

比良六郎

重任

六年

建八幡祠于
鎌倉鶴岡

義喜又進破三柵追貞任至厨川柵柵據水澤高壘深塹塹中植及以死守之殺我兵數百人賴義令壞人家堙塹下馬遙拜京師手取火號為神火投之會風起壘柵皆火我軍因急圍之虜殊死戰武則解其一角虜逃走賴義擊壘之貞任乃獨身出鬪我兵叢刺之不殊載之巨楯六人昇之至賴義視之腰圍七尺長稱之賴義數其罪斬之及其子千代其弟重任經清亦被縛至賴義命用鈍刀斬之曰猶能用白符乎宗任等皆降賴義見柵中有所虜掠美女數十人盡分賜將士六年二月使人齎貞任以下首獻闕下詔叙正四位下任伊豫守叙義家從五位下任出羽守義綱為左衛門少尉清原武則為鎮守府將軍八月賴義建八幡祠于鎌倉鶴岡賽戰功十七年春賴義義家以諸

賴義以私資
濟貢賦
上書請重任

降虜入朝奏請賞有功將士朝議未許以故未赴任任國不登以私資濟貢賦如是二年上書請重任曰臣聞人臣建勳功受恩賞和漢古今所同也是以或有起徒隸而係金紫出卒伍而至將相者賴義以功臣之裔效恪勤之節舊矣適東夷蜂起侵盜郡縣抄略人民六郡之地不服皇威者數十年矣及於近歲日益猖獗賴義以永承六年受任彼州至天喜中兼帥鎮府臣脚鳳凰之詔以向虎狼之國被堅執銳身受矢石暴露千里之外而出入萬死之途藉天子之威與將卒之力終得奏其功其渠帥安倍貞任藤原經清等皆伏誅戮傳首京師其餘醜虜安倍宗任等束手歸降掃其巢窟收之縣官叛逆之徒皆為王民乃蒙錄功績得守伊豫臣忝聖恩欽荷不暇而以鎮服餘燼猶

留奧地。且征戰之際。有功勞者十餘人。爲請抽賞。未得裁許。是以不敢赴任。况去歲九月。被賜任符。遲引之罪。出不獲已。四歲之任。空過二稔。不能徵納官物。而封家納官。督責如雲。仍以私物。且償進濟。聞彼州吏言。頻年旱凶。田無秋實。民有菜色。臣謹按傍例。延蒞境之年限。以救闔國之凋弊者。其人寔繁。况致希世之功者。寧無殊常之恩。昔班超以三十年平西域。今賴義以十二歲誅東夷。遲速優劣。採擇非難。饒無受千戶之封。曷不許重任之典。望請天恩。哀矜臣意。忝賜允可。使臣徐得處興復之計。以致辨濟之方。臣不任懇款。先是諸降虜皆處流。義家愛宗任勇。特親信之。一夜問所私女子。乘車而往。獨宗任從。心陰圖報復。拔刀窺車中。見其睡。不敢發。後遂傾心事之。義家嘗過藤

宇治關白

十

賴通
中納言匡房

承曆三年
延久三年
永保二年
三年
後三年之役

荒川太郎
武貞

秀武爲武
明甥

原賴通第。談陸奧戰事。博士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宗任微聞之。愠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承曆三年。美濃亂。詔義家往定之。亂人聞之。皆遁。延久三年。陸奧亂。守源賴俊討平之。賴俊者。賴親孫。賴義從姪也。永保二年。賴義卒。三年。詔義家爲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初清原武則有二子。曰武貞。武衡。武貞生真衡。又納藤原經清之寡婦。生家衡。亦養經清子。清衡而真衡爲嫡嗣。家衡。清衡以下。皆臣事之。其姑夫吉彥秀武以事怨真衡。舉兵背之。真衡赴攻之。秀武使人說家衡。清衡襲其虛。真衡乃還救。已而聞義家至。迎饗之。復往攻秀武。二弟又來襲。義家從兵入其城。拒卻之。義家自赴出羽。攻家衡。不利還。武衡喜。來謂家衡曰。子克八幡

十一

寬治元年
望雁行亂

鎌倉景政

權五郎景

政射景政

者為鳥海

彌三郎

藤原千任

家衡乳母

子

足柄山吹笠

太郎我曹之榮也。當與戮力。遂合兵據金澤柵。義家大怒。寬治元年九月。自將數萬騎攻之。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是有伏也。縱兵搜索。果獲壘之。謂衆曰。兵法言。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遂進圍柵。相摸人。鎌倉景政挑戰。敵射中其右目。景政不拔箭而索射已者。終射殺之。武衡據險死鬪。多傷我兵。又使卒千任者。詬言義家曰。汝父納名簿於我。以獲克敵簿。見在我。汝何以負我。義家怒攻之。未能下。義家弟義光稱新羅三郎。亦勇智多技能。是時為右兵衛尉。在京師。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遂舍官赴之。義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是時時元已死。其孤子時秋送義光。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因吹笙。盡授所學。訣別。遂至陸奥。義家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俱進。

勇怯兩列
腰瀧口藤
原秀方

攻柵固不拔。義家因會食。設勇怯兩列。以勵戰士。義光從。臣腰秀方。無日不列勇列也。吉彥秀武降在我軍。進說宜持久困之。義家從之。下令休戰。武衡使人來言曰。我軍苦無事。我有健兒龜次。請得一力人角之。乃遣鬼武者勝而殺之。虜愧憤出戰。已而虜食盡。羸兵來降。秀武曰。是紆糧也。宜斬。義家又從之。虜益窘。因義光乞降。不聽。再乞。且請義光臨柵中。為要結。義光欲往。義家止之。乃使秀方往。虜露刃待之。秀方夷然。武衡賂之以金。秀方卻之曰。我輩將旦暮分取之。不煩汝賂也。撫刀而出。時天漸寒。軍士恐凍。一夜義家出令軍中曰。燒我營取煖。今夜虜柵陷矣。不復用營也。黎明柵中火起。家衡遁。武衡潛池水中。義家獲之。誚曰。而父屬吾父樹功。吾父請授官爵。若以怨報德。何

廷議謂私鬪

前九年後三年之役
自呼家人

義家卒於天
仁元年

也。名簿果安在。因執千任。拔其舌。令斬武衡。武衡乞哀於義光。義光請曰。降者宜赦。義家作色曰。悔過來歸。如宗任者。是之謂降耳。擒而求活者。非降也。遂斬之。家衡為其下所殺。義家欲獻武衡家衡以下首。奏請下官符。廷議謂其私鬪也。弗許。以故不賞將士。遂棄首于途而還。義家承父祖業。善撫將士。其征陸奧。前者九年。後者三年。東國士民皆服其恩信。相與共請留其子弟。擁戴之。而自呼其家人。稱義家曰。八幡公。當是時。八幡公威名徧於朝野。白河法皇嘗患夢魘。詔義家獻其兵器。鎮之。義家獻一玄弓。建御枕上。即無患。法皇問曰。毋乃東征所執乎。對曰。臣不記也。法皇嗟賞之。然義家官位甚卑。以正四位下右衛門尉卒於天仁元年。年六十八。有六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

左兵衛尉
義宗先父
死
兵部丞義
親
帶刀長義
國
河內守義
忠
陸奧五郎
義時
甲斐源氏
陸奧六郎
義隆
鹿島三郎
吉連
美濃次郎
義明
六條判官
為義

義隆。義忠最有名。官至檢非違使。季父義光嫉之。誘義忠臣鹿島某。使陰殺之。初。義忠叔父義綱與義家相惡。搆兵。詔禁兩家兵入京師。事得寢。後義綱以陸奧守擊平亂人平師。妙于出羽。以功拜從四位上。其黨頗廣。至此。朝議以義忠死。為出於義綱。子義明遣兵殺之。義綱據甲賀山。詔源為義討之。義綱自髡降。流佐渡。義光子孫世居甲斐。稱甲斐源氏。為義者。義親子也。義親為對馬守。以罪被誅。為義幼孤。義家奇之。欲以為義忠之嗣。甲賀之捷。拜左兵衛尉。時年十四。其明年。義家卒。為義遂直承義家之後。居五歲。南都僧兵攻叡山。又命為義為義與十七騎。逆擊于栗子山。走之。後十餘歲。累遷為檢非違使。左衛門大尉。叙從五位下。為義有二十三子。長曰義朝。尤善戰。居相摸鎌倉。

左馬頭義朝
為朝猿臂

阿曾三郎

須藤九郎

保元之亂
保元元年法
皇有疾

源三位賴
改

關東家人盡附之。為下野守第八子曰。為朝。猿臂善射。幼
凌犯諸兄。為義患之。逐之。豐後曰。鎮西八郎。自稱九國總
追捕使。以妻父阿曾忠國為鄉導。數與菊池原田諸大姓
戰。比十五歲。遂盡伏九國。九國守介交訴之。朝廷敕太宰
府討之。不能克。為義坐免官。為朝聞而病之。與須藤家季
等二十八人。俱至京師。待罪。是歲。近衛帝崩。帝為鳥羽法
皇寵姬得子。所出。夙受禪于崇德上皇。及帝崩。上皇願復
位。法皇與得子議。立帝兄即位。是為後白河帝。帝之保元
元年。法皇有疾。召得子授之一筐。戒曰。緩急啓之。七月。法
皇崩。上皇起兵。據白河殿。左大臣藤原賴長為謀主焉。四
募兵。京畿大擾。得子乃啓筐。則書武臣十人名矣。義朝為
之首。即召義朝。義朝乃率兵與族賴政等。俱衛高松殿。賴

夢家所傳八
甲為風所漂

左衛門尉
賴賢

賴長掣肘為
朝之策

政者賴光五世孫也。安藝守平清盛亦應召入衛。於是上
皇使使者召為義。為義辭曰。臣老羸。非復平昔。長子義朝
勇而有衆。而既赴禁內矣。餘子獨為朝可用。君請用之。毋
以臣為也。且臣夢家所傳八甲。為風所漂。臣心惡之。往必
不利也。使者強之。為義不得已。率諸子赴之。上皇喜。以為
判官代。賜邑及寶劍。以四子賴賢為藏人。因會議戰。為朝
進而言曰。臣大戰二十。小戰二百。以芟鋤九國。以少擊衆。
每利夜攻。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火其三方。而要之一面。其
善戰者。獨有臣兄義朝。然臣一矢斃之。至如平清盛輩。臣
鎧袖一觸。皆自倒耳。則乘輿必不得不出。臣乃加矢其從
兵。徙輿於此。而奉陛下於彼。易如反掌。則東方未白。大事
集矣。賴長曰。為朝年少。負氣。所言皆鄙人私鬪之事。安可

長袖者惡知
兵哉

左兵衛尉
賴仲
丹波冠者
為宗
八幡七郎
為成
九郎為仲

通憲少納
言信西也

何用藏人為
吾鎮西八郎
可矣

伊東武者
景綱

施之帝王之戰耶。兩帝爭國。當用堂堂之陣。南都僧兵應
召。且至成軍以戰。未為晚也。為朝退竊罵曰。唉。長袖者惡
知兵哉。家兄有謀。將出我所欲為。僧兵寧可須也。為義又
進策曰。本宮垣溝單淺。無地可據。以寡兵保此。非計也。陛
下宜幸南都。撤宇治橋以守。即不利。幸于關東。臣糾合家
人。奉輿復闕。臣籌之不難。賴長弗聽。為義退而言曰。吾不
知死所矣。與其六子賴賢。賴仲。為宗。為成。為朝。為仲。分八
甲。擐之。送一於義朝。為朝軀幹大。不可服。乃服他甲。獨以
二十八人守西門。餘子盡從父。以百騎守南西門。平忠政
等諸將以兵數百分守諸門。義朝在禁內。關白藤原忠通
以下聚議不決。義朝數趣之。有詔召義朝於階下。問計對
曰。取勝一舉。莫若夜攻。臣聞南都兵千餘。應上皇。已次

宇治矣。宜及其未至擊之。從之。詔戰勝。聽昇殿。義朝對曰。
武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攝衣而昇。藤原通憲
奏曰。彼之曾祖祖父嘗聽昇殿。而父則未也。以子先父若
何。詔曰。勿問。義朝感喜。還營。繫鞭車傍。曰。我即戰死。誰知
我得昇殿。此識之也。乃以選兵四百。襲白河殿。平清盛亦
赴之。兵凡數千人。上皇謀者還報。為朝晒曰。固當然爾。賴
長恐為朝不為用。遽拜為藏人。為朝曰。吾何用藏人為。吾
鎮西八郎可矣。辭不拜。將戰。諸子爭先不決。為朝曰。臨戰
何論兄弟。然吾嚮以不遜獲罪。故欲先而不敢。唯敵勁難
當。處輒命於我。賴賢。賴仲。邀擊義朝。敗退。義朝隨攻之。平
清盛攻西門。其將伊東景綱。與二子伊東五。伊東六。先進
為朝射之。洞五之胸。而著六之袖。清盛懼而退。獨其騎

山田小三郎
鎌田次郎

二十
山田伊行返戰。爲朝又射斃之。馬逸入。義朝陣。鏃穿鞍。大如巨鑿。部將鎌田政家取而獻之。曰。八郎君所爲也。義朝曰。彼弱齡。未當至此。詐設以怖敵耳。汝嘗試之。政家自呼而進。爲朝曰。爾非吾家人乎。對曰。昔爲主君。今爲兇徒。射中其冑。爲朝大怒。與二十八騎。闢門突出。政家辟易退走。義朝以二百騎馳之。呼曰。吾奉宣旨來。汝盍趣降。乃彎弓於其兄乎。爲朝曰。判官公受院宣。令爲朝等拒戰。且彎弓於其兄。孰與推刃於其父。因大戰。義朝立馬莊嚴院門。爲朝望見之。注箭。旣而舍之。曰。父在此。兄在彼。焉知其不有所潛約。勝敗互相救護哉。乃注鳴鏑。顧謂家季曰。吾且禡其魄。家季曰。得毋誤乎。爲朝曰。第觀吾所爲。乃射穿冑臍。貫門扇。義朝大驚。乃呼曰。八郎射未爲精。爲朝曰。不敢爲

須藤九郎
家季

七郎清國

焉耳。卽被許。甲之高。冑之題。唯阿兄所命。乃注大箭。深巢清國。進蔽義朝。應弦而倒。義朝兵死傷最衆。爲朝亦喪二十三騎。猶固守。爲義賴賢等又善拒。天漸明。義朝馳使。奏請用火攻。聽之。乃縱火上風。煙焰蔽宮。宮中大亂。義朝等鼓譟。終陷之。上皇出奔。入如意山。爲義以下悉從之。上皇親諭散遣之。皆揮泣而散。爲義將遁東國。病不能行。抵蓑浦。追兵來薄。諸子力戰卻之。士卒垂盡。乃削髮。欲因義朝請降。爲朝諫曰。上皇者。帝同母兄。而左府爲關白。親弟。聞上皇已遷讚岐。左府亦死。骨肉之不可恃如此。大人盍鑒焉。不若赴東國。倚其豪族。官軍卽來。兒爲竭力。力盡而後死。不亦可乎。不聽。遂出降。初清盛奉敕。索爲義。不得。會平忠政出降。其叔父也。素與有隙。則斬而獻之。以搖義朝。有

上皇入如意山

清盛能誅叔
父義朝獨不

能誅父乎後
白河帝此一
言三綱滅矣

詔令義朝斬為義。義朝數請以己戰功贖其命。帝怒曰。清
盛能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果不能。將命清盛斬之。
義朝憂懼。不知所出。謀之鎌田政家。政家對曰。此非臣所
敢議也。然既為國讐矣。竟不免於誅。與其死於人。寧死於
子。義朝意決。使政家誘殺之。自奉其首詣闕。賴賢以下五
人皆伏誅。猶有四弟。曰乙若。龜若。鶴若。天王。皆幼。義朝以
詔遣人殺之。鶴若謂使者曰。抗鬪者當死。吾儕何同科。恐
女謬聞。龜若曰。家兄誤矣。使吾輩存在。多於數百士卒也。
乙若諭諸弟曰。汝輩勿復言。下野守既忍於父矣。何有於
弟哉。是無他。陷清盛計中。自鍛其羽翼耳。事已至此。生猶
蒙辱。不若速死。以從父於地下也。駢首受刃。為朝匿于輪
田。將奔鎮西。聞平氏將平家貞要之也。不果。適有疾。浴於

筑後守家
貞

為朝流于大
島後逃入琉
球云
狩野工藤
茂光

中納言兼
右衛門督
信賴
平治元年
治之亂

民家。或視其身材魁偉。告之於官。官遣兵圍之。為朝裸體
挾柱。擊殺數人。而就縛。至闕庭。特減死一等。拔其臂筋。流
于大島。為朝筋力雖減。用箭加長。曰。天子賜我大島。遂并
有傍五島。舊臣稍稍來附。後數年。敕狩野介攻之。為朝射
沒其一艦。而自逃入琉球。云。義朝之捷也。賞為右馬權頭。
義朝奏曰。是先臣滿仲所拜。然彼左。此右。且曰。權焉。臣未
知其榮也。於是陞為左馬頭。而資望終不及平氏也。平氏
素與少納言藤原通憲善。通憲以帝乳母子。貴幸用事。義
朝欲以女為其婦。通憲鄙義朝。卻之曰。我子學生。子女非
偶也。乃與清盛婚。帝既禪位於二條。帝而猶聽政。嬖人藤
原信賴與通憲惡。則寢引義朝。自援。說以甘言。義朝深結
之。平治元年十二月。清盛如熊野。信賴乃謂義朝曰。通憲

鬼武者
帶刀義賢
惡源太
吾亦姑用惡
源太之號可
矣

恃寵自專。陰與清盛謀。剪除子家。彼之專橫。雖上皇亦厭之矣。吾欲發事。誅夷讒人。子何不相助。義朝曰。吾建殊功。而不能贖父命。親屬摧頽。清盛欲乘此時。以陷擠我。我非不知之。公有此舉。敢不效力。信賴大喜。贈以鎧仗名馬。義朝又教之招賴政。於是義朝以五百騎。夜圍三條殿。焚之又焚。通憲第。所殺傷甚衆。通憲遁逃。追獲斬之。信賴挾帝及上皇。據大內。義朝第三子曰賴朝。稱鬼武者。時年十三。為右兵衛佐。進謂義朝曰。聞清盛等將還。盍逆戰。乃坐待之乎。賴朝長兄義平在鎌倉。嘗與其叔父義賢有隙。戰于大藏。斬之。人呼曰惡源太。於是聞變。晨夜馳至。信賴欲授之以官。義平辭曰。嚮叔父八郎辭藏人。不拜。知緩急也。吾亦姑用惡源太之號可矣。如聞平氏將還。願假吾一隊兵。

截發

荒二郎義
澄
上總介廣
常
平山武者
所
次郎直實

吾要之。阿部野梟。清盛以下首。然後拜命耳。信賴弗聽。已而清盛入京師。帝上皇皆乘夜逃。入平氏第。信賴旦起。乃覺之。意大沮喪。義朝檢其兵。稍稍散亡。所餘有二千騎。乃分守諸宮門。授賴朝以傳家寶刀。截鬚。携以臨軍。信賴不習騎。騎而墜。左右扶之。守待賢門。平重盛來攻。信賴舍守走。重盛以五百騎破門而入。義朝望見。咄嗟曰。豎子敗吾事矣。呼義平拒鬪。義平乃與鎌田政家。三浦義澄。平廣常。平山季重。熊谷直實等十六騎。躍馬而出。指視其騎曰。赤甲而黃馬者。重盛也。宜生擒之。進戰于大庭。騎皆注目。重盛追之。七匝。重盛走出。以生兵入。義平復擊走之。義朝馳使讓義平曰。若何不善拒而使敵數入也。義平乃出。至大宮巷。直衝平氏陣。陣潰亂。重盛與兩騎走。義平追之。垂

及而馬跌。重盛踰塹。政家射之。甲堅不入。義平曰。射馬。射馬。重盛墜。追及之。其兩騎遮鬪死。重盛僅以身免。義平慮義朝還而援之。則義朝方與平賴盛戰于郁芳門。大破之。賴朝射斃二人。傷一人。義平至代父進戰。平氏軍悉敗走。退保六波羅第。我軍追北。信賴從出。半途逃走。平氏兵乘虛入大內。義朝直進。攻六波羅。賴政獨陣于六條磧。義平察其有貳心。以五十騎突之。賴政走歸於清盛。清盛聞我軍至。大怖失措。倒蒙冑。從者言之。清盛曰。帝在於後。不可背也。乃關門固守。義平力戰。排門而入。敵分兵更戰。我兵自旦至晡。十餘合。刀折矢盡。人馬皆傷。義朝欲親決戰。政家扣馬諫曰。衆寡勞逸。不較明矣。且走東國。以爲後圖。孰與殞身。徒卒以辱家聲。義朝乃收兵。退至三條磧。敵兵來。

兵庫頭賴政

清盛倒蒙冑

平賀四郎 佐佐木源

三

首藤刑部

齋藤別當

實盛投冑

薄。平賀義信。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救戰。俊通死之。義信者。義光孫也。義朝得間。與三十騎東走。山門僧徒聞其敗也。以三百人要於路。義朝患之。武藏人齋藤實盛。免冑。謂僧徒曰。左馬既死矣。我輩新募之兵。將歸鄉耳。公等欲褫我鎧仗。所不敢愛。顧子衆我寡。不能周。給請拋擲之。公等自取焉。乃投其冑。僧相蹂踐爭之。三十騎因驅突而過。至八瀨。顧見信賴來。呼義朝曰。子何棄我。義朝罵曰。豎子首謀。乃先走。何面來見我乎。舉鞭拂其面。棄之而去。至龍華。又遇僧徒要路。皆下馬破柵而過。叔祖義隆中矢死。子朝長被射股。拔箭復戰。義朝怒。力戰走之。至堅田。見義隆首泣語。其騎曰。八幡公遺體。獨見此人。而至於此。沈首湖水。將渡。會風濤起。取路於勢多。乃諭實盛等二十餘人。令

陸奥六郎 義隆

中宮進朝

長

式大輔

重成

澁谷王

丸

青墓驛

一女名夜

又

義朝殺子朝

長

長田庄司

大俠玄光

散去獨義平朝長賴朝義信政家及源重成豎金王從之賴朝騎睡而後夜過森山驛土兵聚且捕之賴朝乃覺拔刀斬二人義朝怪賴朝不在使政家返索獲之至鏡驛聞平氏拒不破關乃由間道東出會大雪馬不能前皆釋甲步行復與賴朝相失至青墓驛義朝嘗嬖驛長女廷壽生一女於是投其家乃分遣義平朝長募兵於信濃飛驒朝長創劇途還義朝曰賴朝雖幼不如汝性欲留之而去朝長請父殺己勿為追兵所獲義朝乃及之土兵聞義朝在焉羣聚圍之重成詐稱義朝射殺十餘人剝面自殺義朝乃走又遣義信募兵義信曰公欲安適曰欲適內海依長田忠致忠致者政家妻父也義信曰不可彼性趨勢恐不利於公弗聽而訣道塞不達聞大俠玄光者延壽母兄也

鷺栖玄光

義朝由株瀨

河如內海

忠致父子果然趨勢忠致殺義朝于浴室

遣金王就謀玄光乃航載義朝政家柴覆之由株瀨河如內海津吏覺呵止之玄光為不聞而過吏追射之玄光回舟至岸吏入舟發柴索之玄光曰義朝雖敗亦從二三十騎也安依吾儕求活乎假使在焉必自殺耳安落子等手義朝耳語政家曰玄光諷我自殺也如何政家曰且待之吏亦不究而去明日達內海忠致厚待之義朝欲亟東去時屬除夜忠致固止之止三日忠致子景致密勸其父殺義朝忠致從之乃伏力士三人于浴室而進浴金王操刀侍浴力士不敢發義朝求浴衣不至金王自出取之力士乃入義朝赤手搏仆一人其二人耦刺殺之金王聞浴室譁則返輒斬三人政家方與忠致飲聞變且起行酒者拔刀政家奪其刀斬之景致自後斬政家忠致女嫁政家者

伏政家之刀而死。金玉。玄光欲報忠致父子。不獲。殺數十人。取馬逃去。忠致乃獻義朝及政家首于平氏。義朝與政家。年並三十八。信賴以下皆伏誅。義平在飛驒。來屬者甚多。聞義朝死。皆散。義平欲自盡。念當報父仇而死。乃變服入京師。適值舊臣志內景澄。因偽為其僕。出入平氏第。舍于三條烏丸。舍主人視僕。舉止非凡。又怪主僕每食於隱處也。竊窺之。則易饌而食。乃走告平氏。平氏使難波經房以三百騎圍之。義平拔刀出斬數人。躍升屋。不知所往。經房乃執景澄去。義平晝伏夜行。以伺平氏。欲倚東近江舊人行。至逢坂。經房詣關神祠。途見義平困臥。以五十騎圍之。義平蹶起。箭中其臂。不可揮刀。終被縛。至六波羅。坐之堂緣。怒曰。吾何坐此。自起入堂。清盛出見。謂之曰。脫於三

百騎。獲於五十騎。何嚮勇後怯也。義平笑曰。命焉耳。子之命窮。亦至於此。吾為子之大患。宜速見殺。乃斬于六條磧。義平臨刑。仰首。睨平氏第。曰。保元之亂。處斬者以夜。今乃白日斬我。平賊何無狀乎。嚮使我言行。奴輩無遺類矣。遂被斬。時年二十。賴朝之與父兄相失也。夜迷失路。出於小平山。有漁人。知其非常人。舍之。裝為女子。而薦包其刀。自肩之。送至青墓驛。延壽家。賴朝託截鬚刀於延壽。而去之。關東。遇平氏將平宗清。被虜。還過延壽門。義朝所生女。年十二。聞之。泣曰。我他日受辱。寧今從阿兄死。將走出。眾止之。後獨赴水死也。賴朝既至。六波羅。就斬。有日。宗清謂之曰。欲活邪。曰。然。父兄皆亡。非吾誰祈。其冥福。宗清詣清盛。後母池尼。尼從容問曰。賴朝如何。對曰。肖右馬君。右馬蓋

蛭島

額額源五

盛安

氣良冠者

希義

今若乙若牛

若

全成稱阿

野法橋

義圓稱八

條卿公

伊東入道

尼之子蚤死者。尼悲之。爲請。清盛再三。乃得宥死。流于蛭島。道傍觀者。見其有威容。相語曰。是猶放虎於野耳。舊臣皆勸其削髮。獨秩父盛安附其耳。語曰。郎君宜存髮以待前途。賴朝首肯而去。賴朝有六弟。曰義門。蚤死。曰希義。居駿河。被虜。流土佐。曰範賴。爲藤原範秀所養。稱蒲冠者。平氏不問也。曰今若。曰乙若。曰牛若。三兒皆婢常盤出也。並從母匿於龍門里。平氏索之不獲。因捕常盤之母。常盤乃自至。清盛悅其色。密挑之。不肯。其母涕泣。說以禍福。不得已從之。清盛乃釋三兒。盡爲僧。今若改名全成。居醍醐。乙若更名義圓。事圓慧法親王。牛若甫二歲。居鞍馬山寺。稱遮那王。未削髮也。平氏勢威歲熾。月盛。賴朝在配所。以其乳母比企禪尼常餽遺之。纔得不乏。伊豆人伊東祐親。北

北條四郎

齋藤別當

大庭三郎

畠山庄司

佐佐木源

三

澁谷庄司

太郎定綱

藤九郎盛

長

加藤次景

廉

牛若出鞍馬

山寺入陸奥

條時政奉平氏令。監視之。關東舊臣齋藤實盛。大庭景親。畠山重能以下。皆叛事平氏。其屬意賴朝者。亦弗敢來通。獨佐佐木秀義。自近江來。寓相摸。倚澁谷重國。使其子定綱等。數問賴朝。安達盛長。加藤景廉等數人。亦往來給仕焉。賴朝深沈有大畧。性堅忍。喜怒不形於色。爲衆所畏愛。中宮屬三善康信。其故人也。一月三使使以報京師動靜。清盛累遷至太政大臣。其妻姊幸於法皇。生皇子。遂受禪。是爲高倉帝。清盛納女立爲中宮。先是常盤寵衰。出嫁於人。牛若年已十一。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悵恨久之。於是晝讀書。夜學劍搏。爲人短小精悍。面白齒出。甚趨捷。爲衆僧所患苦。師勸其削髮。對曰。二兄爲僧。吾已恥之。可復傲乎。強之。竟弗聽。時藤原清衡孫秀衡爲鎮守府將軍。

吉次後從
義經稱堀
彌太郎

陵助賴重
我濃州青墓
俗傳熊坂長
範物見松蓋
傳會此事也

伊勢二郎

承安四年
三郎兵衛
嗣信
四郎兵衛
忠信

牛若欲往倚之。適有鐵買吉次。往來陸奥。會其詣山。牛若乃陰語之。以情。吉次曰。事甚易。然取子而去。恐遭僧徒怒。牛若笑曰。彼輩苦我。我去。其所欲已。又會下總人深棲賴重。詣山。牛若與之狎。於是三人與偕東。至鏡驛。牛若乃自加冠。名曰義經。稱九郎。遂至下總。居數月。適有一強盜。盜馬。衆追之。盜負樹。衆不敢迫。義經徒手捕之。又有盜數十。爲劫。義經赴救。立斬四人。賴重服其勇。而憚物議。稍戒之。義經乃去。徑上野。得伊勢人義盛者。約爲君臣。至陸奥。因吉次通秀衡。秀衡善遇之。義經請之金。以報吉次。在陸奥。又得佐藤嗣信兄弟。時承安四年也。當是時。除陸奥。出羽外。盡係平氏所管。所在源氏皆爲人所擯斥。獨兵庫頭賴政。平治中。決意屬官軍。多材藝。聽昇殿。嘗奉敕射怪禽。寢

賴政
治承元年

賴政以智辯
免禍
多田藏人
行綱
二年
明年

殿上獲之。帝嘉之。後遂叙從四位下。治承元年。比叡山僧徒。擁神輿犯闕。詔諸武臣拒之。賴政守達智門。僧兵來攻。賴政免胄下拜。遣其裨將言之曰。賴政崇敬山神。有年矣。不幸奉敕。弗敢關弓。向神輿。昔源平氏並衛朝廷。保元以降。平盛源衰。况以賴政老憊。寡兵敝甲。不足以迎公等。左近衛大將平重盛。以大兵守陽明門。避彼攻此。不可謂勇。公等思之。卽不見許。賴政與衆卒駢死。輿前而已。僧兵乃向陽明門。敗還。世稱賴政以智辯免禍也。是時僧兵欲再舉。敕大納言藤原成親討之。成親初稱受法皇密旨。陰圖平氏。託事聚兵攝津。源氏有行綱者焉。與其謀已。而度衆寡不敵。自告清盛。清盛捕成親等。悉殺之。二年。清盛女生皇子。立爲太子。明年。清盛使其次子宗盛將兵。徙法皇幽

四年
安德帝
仲綱名馬

之鳥羽四年廢帝立太子是爲安德帝平氏以外祖益專橫賴政爲從三位削髮而老子仲綱爲伊豆守有名馬宗盛數欲借之仲綱弗肯賴政懼令仲綱許之宗盛借而不還大會客而出其馬烙記仲綱二字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仲綱與父言而憤之賴政素善於以仁王以仁王者法皇次子也第在三條高倉稱高倉宮賴政嘗夜詣高倉從容說曰大王者於上皇爲庶兄於今上爲伯父才德兼備天人交應而齡已及壯未得爲親王臣竊爲大王羞之王亦見清盛所爲乎廢立生殺一從其私當今之時大王亦竟不能保終自平氏之專權也諸州源氏列於編戶皆見奴僕使憤怨鬱積因屈指舉之得賴朝義經以下四十餘人曰大王誠能仗義聲罪此輩皆可傳檄而致也王何不速

十郎行家

熊野別當

湛增

大夫判官

兼綱

長兵衛尉

信連

瀧口競

舉大事上拔法皇幽厄下援萬姓塗炭耶王意悅終聽之會源行家自熊野來賴政薦之於王行家故爲義第十子也是歲五月拜行家爲藏人密齋王令旨以諭諸源以賴朝爲嫡宗特賜一通行家又密誘新宮僧徒爲援行家既發僧徒相告語謀泄熊野別當平氏黨也聞而攻之敗還馳告平氏平氏未悉事端也遣兵圍王宮賴政次子兼綱爲檢非違使在遣中急告之賴政賴政卽馳使王宮告曰王急逃之園城寺臣等將追赴焉王隸士長谷部信連被王以婦人服遣之開門而待味爽吏卒入門呼索王信連大罵殺傷十餘人而被執終不告王所在賴政焚其第率仲綱兼綱等五十餘人追赴王所其舊臣渡邊競居平氏第後衆欲呼之與偕賴政曰毋以爲也彼不呼而來者已

而宗盛聞賴政奔使人闕競在焉乃召見之問曰三位逝矣汝何以不從競佯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也宗盛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因言新圖報効獨患無馬宗盛與以所愛駿馬競乃歸舍結束騎其馬過平氏門呼曰渡邊競源家舊臣何能改慮仕仇敵哉今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遂至園城寺仲綱大喜截其馬鬣尾烙記宗盛二字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厩與他馬相踉蹌一第驚騷宗盛慚恚於是賴政招叡山南都並援王因建策曰今夜遣羸兵千縱火三條以誘平氏兵且戰且卻而以精騎數百遶襲六波羅必得克矣僧真海者陰附平氏故發異議沮之天遂明平氏亦以利啗山徒山徒叛欲攻賴政賴政乃奉王走南都王不習騎墜者六因

息于平等院平知盛等以二萬騎追至賴政撤宇治橋板拒之會曉霧平氏兵緣橋架來戰渡邊競等善拒殺傷過當已而敵亂流大至賴政中流矢傷膝兼綱亦戰死賴政乃與王訣使王脫走而自還戰亂射敵不以進乃入院釋鎧而坐謂其騎曰吾年已七十七矣為天下倡義可以死也與仲綱皆自刃王途為追兵獲殂皆傳首京師清盛聞諸源圖已幽法皇益固六月迫徙都福原奉帝於己家作三間板屋以囚法皇遂欲誅鋤諸源三善康信飛書戒賴朝使早為備賴朝初寄伊東祐親家以事相惡遂欲殺賴朝祐親子祐清密告之賴朝賴朝乃倚北條時政時政素器之妻以其女政子會以仁王令旨至賴朝大喜陰與時政謀舉兵平兼隆平氏疏屬也為伊豆目代居八牧寨賴

康信見十七
葉表

九郎祐清

判官兼隆
八牧寨之役

朝計先擊之。竊遣京人藤原邦通與兼隆遊。圖其地形。還會大庭景親自京師歸。以清盛旨圖賴朝。語之佐佐木秀義。秀義密使其子定綱馳告之。賴朝已得康信書。知其信然也。乃欲先發。因語定綱。以所為舉大事。曰。吾欲首擊日代。以下成否。子宜留此。招致諸弟。定綱請還取鎧仗。與俱來。乃去。久之不至。賴朝疑其意變。悔語之也。已而定綱率三弟經高。盛綱。高綱而至。甲冑敝惡。羸馬繩轡。賴朝目之。慘然泣下。於是賴朝令時政等八十騎攻八牧。出圖指授其所嚮。留盛綱及加藤景廉自衛。時八月十七日也。時政待昏而發。賴朝呼時政還之。曰。吾何以知勝敗。對曰。勝即舉火。苟敗矣。馳使報之。君自為計。乃往。敵驍將堤信遠別居寨北。遣佐佐木氏攻之。經高自前門入射之。信遠

堤權守

加藤次

次郎經高
三郎盛綱
四郎高綱

洲崎為景
廉乳母子

知有寇。亦射。揮刀而出。時月已出。經高覩之。舍弓交刃。定綱高綱繼至。遂斬信遠。亦赴八牧。賴朝使人升樹望火。火不舉也。顧景廉赴援。授以薙刀。曰。為我斬兼隆。景廉與僕洲崎三郎俱赴八牧。則戰方酣。寨堅不拔。景廉進而迫。塹合楯數枚。綴以弓弦。投諸塹。以渡。踰塹而入。敵有善射者關屋八郎。自櫓上呼曰。吾箭一而已。誰當之者。三郎伴稱景廉而進。當箭死。景廉進擊殺八郎。遂入。又殺一人。及寢。寢戶闢。戶內有燭。乃脫胄冒於薙刀。伸刀入戶。如人窺戶狀。兼隆在戶側。謂敵人入也。擊之。景廉揮刀斬兼隆。用燭火。傳屏障以出。賴朝望火舉。則大喜。已而時政等凱旋。景廉提兼隆首。視賴朝曰。公定天下。可以此卜也。兼隆族知親為蒲屋邑吏。為民所患。賴朝自稱受令旨。宰關東。因罷

狩野介
土肥次郎
安達盛長大
庭景親並見
十七葉表

權頭景能
稱大庭平
太

鼠圖猫

首藤三郎

大介義明

千葉介

小太郎胤

正

知親民大悅。伊豆人狩野茂光相摸。人土肥實平等。稍稍
來集。會于土肥里計事。於是使安達盛長傳令旨。歷說八
州豪傑。先抵大庭景親。景親素為平氏所厚遇。弗聽。兄景
能謂之曰。汝為恩也。吾為義也。乃來歸。次抵首藤經俊。經
俊嘲笑之曰。以流人圖平氏。猶鼠圖猫耳。乃去。抵三浦義
明。義明聞使者至。扶病出。召諸兒孫。謂曰。吾家世仕源氏。
吾今餘喘未絕。得遭此舉。汝等勉之。事克興家。不克死。義
禮盛長遣之。遂抵千葉常胤。常胤遲疑。其子胤正諫。常胤
乃決意。因進策曰。鎌倉地形險固。源家之故也。公宜先據
之。臣亦將赴焉。盛長終抵平廣常。廣常心持兩端。依違應
之。盛長乃還。而常胤。義明等未至。二十三日。賴朝以三百
騎軍于石橋山。明日。大庭景親以首藤經俊等三千騎來。

二十三日石
橋山之役

我君八幡公
四世孫也

侯野五郎

景尙

岡崎四郎

佐奈田與

一義忠

文藏家安

長尾新五

攻會日且暮。或議待明日戰。景親欲及三浦黨未至而戰
也。進而挑戰。自名曰。我鎌倉景政裔也。倡亂者何人。賴朝
使人對曰。我君八幡公四世孫也。奉王命誅無道。東國士
族。誰非君家人。汝獨不記。乃祖之從。八幡公於陸奧乎。乃
背義嚮利。以蟻家聲也。景親語塞。乃與弟景尙先進。賴朝
召岡崎義實問。孰當彼兄弟者。義實乃三浦義明弟。居伊
豆者也。於是薦其子義忠。義忠受命而退。召僕家安曰。我
欲為佐公死也。汝全身而歸。語之我妻子。家安不肯歸。曰
郎君年二十。乃能為佐公死。臣年六十。焉不為郎君死。乃
從而進。義忠遇景尙。搏而伏之。呼從者。從者未屬。而敵人
長尾為宗來。援景尙。時夜黑大雨。咫尺不辨。義忠曰。上者
景尙也。景尙曰。上者義忠也。為宗進。摸其鎧。義忠揚足蹴。

長尾新六

天野藤内
五郎義清

五郎親光

梶原平三

之。急拔刀刺景尙。刀不脫室。爲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家安死之。比明。我兵遂大敗。走入杉山。敵兵羣追賴朝。殿而親射。敵應弦而倒。景廉扣馬諫止。自與佐佐木高綱。天野遠景等留戰。高綱弟義清娶景親妹。在追騎中。高綱呼曰。汝以一婦人故。背君離親。何無恥之甚。因奮鬪。數卻敵兵。賴朝得間。獨與土肥實平冒險逃走。狩野茂光老六艱步。使子親光舍己從賴朝。乃自殺。親光與時政。景廉。高綱等六人。俱踪賴朝。見其立僵樹上。請生死以之。實平曰。多人則顯。宜散去之。賴朝乃遣時政赴甲斐。發其諸源。其餘皆期後會。散之。獨與實平俱匿。景親大索山谷。其族梶原景時。知賴朝所匿處。故導之。他。景親亦聞賴朝自殺也。馳使告之。京師賴朝既免。出杉山。匿箱根山。初三浦義明

荒次郎義澄

佐原十郎

義連

和田小太

郎義盛

次郎重忠

遣子義澄。義連。庶孫義盛等。以三百騎會賴朝于石橋山。至酒勾。聞賴朝敗死。乃還。與畠山重忠戰于小坪。克之。而歸。守衣笠城。重忠以三千騎攻之。義明年八十九。力疾上馬。欲親戰。義澄等止之。出戰不克。城竟陷。義明謂義澄等曰。佐公有勇略。非一敗而死者。汝輩宜索而從之。吾老矣。不能行。當止死於此。吾耄耄。死不足惜。獨憾不目佐公成業耳。義澄等固請扶行。弗聽。遂巡間。遂爲敵兵所獲。死。義澄等航海走安房。索賴朝。賴朝之匿箱根山。投僧家。僧弟嘗善於平兼隆者。欲爲復仇。乃逃出。循山走土肥。自眞鶴崎上舟。赴安房。獨土肥實平。岡崎義實從之。當是時。海陸皆敵。二人盡心防護。數日。望見一大船。載甲士者。二人急匿賴朝于船腹。而待大船至。則三浦氏也。見義實。爭問。佐

公何在。義實不輒對曰。吾亦索公耳。義澄等泣曰。吾棄父而去者。欲見公焉耳。今如此。悔不與俱死。賴朝聞之。匍匐而出。義澄驚喜。拜曰。君在此邪。亡父之言。果驗矣。賴朝聞義明死。悲慟。義實亦語石橋之戰。義忠死狀。相共泣涕。義盛進曰。諸君何徒泣為。今得與佐公遭。蓋議大事。諺曰。欲食者先器。嚮藤原忠清以相國命。得為士所別當。八州士人羣聚其門。臣意欽之。君而得志。願授臣以此職。賴朝笑而諾之。於是賴朝乃上安房。移檄遠近來會。其間敵地者。使由海路來。九月。徵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得三百騎。進赴下總。千葉常胤。擒州目代千田親政。以兵三百。迎謁于國府。因建策曰。宜多張旗幕。以誘觀望者。賴朝從之。進至隅田川。於是平廣常乃以萬騎來會。欲見賴朝。賴朝不輒

上總介忠清

小山判官
庄司行平

實盛見十七表

見。使實平言曰。吾奉敕舉義。汝何不速來。當在後陣以待。招呼。廣常悚然。退謂人曰。此公必成大事。吾以我衆。援其孤弱。不圖其如此也。賴朝既并廣常兵。又會石橋散兵來歸。軍大振。先是石橋報至京師。清盛大喜。已而聞賴朝未死。勢復振。則恐。十月。遣孫維盛。弟忠度。以五萬騎來攻。以藤原忠清監軍。齋藤實盛為鄉導。賴朝召諸將。議曰。吾欲徇上野。下野。然後進。如何。廣常曰。不若及敵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摸。二州既獲。天下唯君所欲為。賴朝然之。濟河而軍。畠山重忠。江戶重長等來降。賴朝詰重忠。以攻三浦氏之由。對曰。臣父重能。在京師。故以藉口耳。非臣本心。實平常胤請而釋之。乃命在前軍。立功自贖。於是武藏。相摸。豪傑。相告來降。兵凡十餘萬。乃入鎌倉。立為幕府。部署諸

重忠攻三浦
見二十二葉
表
江戶太郎

武田太郎
五郎信光
三郎義定
大庭景親降

長田忠
子景致

富士川
平賀四郎
義信
大内冠者
維義

將士遂親將而西。逆擊平氏。八州將士爭追附之。比踰足柄山。凡二十餘萬騎。北條時政引武田信義等兵會之。信義者。義光曾孫也。世居甲斐。於是與子信光弟安田義定等。舉州兵二萬。南入駿河。是時大庭景親與弟景尙。以兵千餘。走欲歸維盛。聞甲斐兵塞路。景親窘蹙。乃與首藤經俊。長尾定景等。俱來降。景尙遇義定于波太山。戰敗遁走。歸維盛。信光又擊破州目代。斬長田入道父子。平賀義信。其子維義亦發信濃兵來屬賴朝。賴朝乃合諸軍進。與維盛夾富士河而陣。初維盛遇行旅自東來者。問賴朝兵數。對曰。八州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川皆其兵也。已而賴朝至河東。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齋藤實盛問曰。汝知東事者。度賴朝兵挽強如汝者幾人。曰。弓五箇力。箭十五

實盛與忠
議事不合
辭而西

大澤鵝鴨
起

黃瀬河賴
見義經

拳以貫甲七札。若是者一隊不下。二十人。人畜五六馬。馳山谷。如平地。戰而喪親踐尸而進。如臣者。斗量帚掃不足數耳。如我。畿內西國兵。么麼尪弱。託喪稱創。動輒欲退。而所乘皆驚。豈可與彼輩較哉。蓋實盛與藤原忠清議事不合。既對維盛。遂辭而西。一軍恐怖。維盛以忠清為先鋒。進至河岸。河水方漲。兩軍相持未戰。武田信光為我先鋒。遣使平氏營。與約戰期。平氏不答。信光乃潛兵由間道。夜出西軍後。道徑大澤。鵝鴨驚起。西軍大駭潰走。賴朝欲追走。遂西。常胤廣常。義澄皆說曰。常陸陸奥諸州未服。恐窺我後。先定關東。然後西伐。未為晚也。賴朝從之。乃令信義守駿河。義定守遠江。而引兵還。次于黃瀬河。會有一將率二十騎來。因土肥實平。求見賴朝。賴朝問狀。對曰。其年齒二

佐公若念誦
棠棣五章則
諸弟之福矣

岡崎義實之
子義忠爲長
尾爲宗定景
所殺見二十
二葉表
祐親祐清見
二十葉表
佐竹太郎

十左右。面目俊邁。曰。是陸奧九郎也。亟呼入。實平導入幕。果義經也。曰。聞阿兄起。義喜不自禁。固辭秀衡而來。賴朝大喜曰。八幡公之東征也。遇新羅公來援。曰。猶見故將軍也。今吾遇汝。猶見頭公也。兄弟相對涕泣。是時賴朝諸弟。希義在土佐。爲平氏所殺。範賴全成。義圓皆來歸。賴朝還鎌倉。大行刑賞。梟長田入道父子首。斬大庭景親。乃召首藤經俊。言曰。鼠圖猫如何。將斬之。其母嘗乳養賴朝。因爲請哀宥之。賜長尾定景于岡崎義實。曰。乃子之仇也。義實又請而宥死。伊東祐親欲航海西奔。爲天野遠景所捕。囚于三浦氏。召祐清欲報其德。祐清固辭。以嘗受平氏厚恩。請去而從之。賴朝義而許之。佐佐木義清降。亦以父兄故宥之。十一月。賴朝將兵攻佐竹義政于常陸。以廣常爲其

次郎秀義
藏人義弘
義盛見二十
三葉表

木曾義仲
義仲幼名
駒王後稱
木曾次郎
帶刀先生
義賢
惡源太義
平
中三權頭
兼遠

姻戚。使說降。誘殺之。其姪秀義據金砂城。廣常又誘秀義。叔父義弘以利令爲內應。潛兵入城。擊走秀義。分其邑。賜將士。十二月。新館成。徙居焉。令將士三百餘人。各占邸第。別置士所。以和田義盛充別當焉。踐其前諾。選壯士十一人。每夜直寢室。以自衛。當是時。諸道豪傑起兵。以應賴朝者甚多。河野氏起。南海。菊池氏。緒方氏。起。鎮西山。木氏。柏木氏。起。近江。而木曾義仲起於信濃。義仲於賴朝爲從弟。其父義賢爲義平所殺者也。義仲幼孤。畠山重能受義平命。欲殺之。而不忍。託之齋藤實盛。實盛更託之中原兼遠。于木曾。稱木曾氏。義仲常憤宗族殘滅。陰圖報仇。與羣兒嬉戲。每爲騎射狀。稍長。壯偉。多力。善射。潛入京師。覬平氏者數。及以仁王令旨至。喜而集兵。立得千餘人。平氏聞之。

根井大彌

太

笠原平五

養和元年

美濃守義

廣為義之

末子

足利又太

郎

小山判官

召詰兼遠兼遠教義仲出依根井行親招甲斐下野諸源
聞石橋事起欲赴援會州人笠原賴直為平氏來攻義仲
擊走之因據木曾峽養和元年春清盛薨宗盛嗣以遺命
遣諸弟將兵東下賴朝聞之遣和田義盛援安田義定守
遠江賴朝叔父義廣在常陸欲襲取鎌倉聚兵三萬入下
野誘足利忠綱小山朝政忠綱應之朝政詐應設伏擊破
之義廣奔歸於義仲賴朝季父行家在美濃與平氏戰敗
退賴朝遣弟義圓將兵赴援三月行家義圓以兵二千與
平重衡七千騎夾墨股河軍義圓夜挺身渡河為平一邏
騎獲戰死行家繼進不利戰且走保矢矧川使人為役夫
狀西行遇西兵問鎌倉援兵來否對曰前軍及菊河後軍
及見附重衡大恐而退行家使人馳徇美濃尾張曰平氏

城太郎

壽永元年

城四郎

井上九郎

光基

清水冠者

義高

走矣不射之者我敵也二國人爭起要擊西軍狼狽而去
行家欲遂入京師請援於山徒山徒不應奔歸於賴朝先
是平宗盛令陸奧藤原氏攻賴朝藤原氏不聽又令越後
城氏攻義仲城氏聽之六月城資長發兵萬餘入信濃義
仲設三伏擊殺其九千人九月平通盛等亦來攻亦逆擊
之越前大敗之壽永元年城長茂以四萬騎來攻義仲有
見兵三千以源光基策分為七隊張赤旗迎之敵以為平
氏黨也及漸近仆赤旗樹白旗急迫之敵軍驚潰長茂被
創走北陸豪傑悉附義仲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仲子
義高義仲曰娶為妾耳信光怒構義仲於賴朝曰義仲數
捷張於北國平宗盛嘗養其兄女欲以妻義仲與連和共
東賴朝大怒會行家來鎌倉請邑自給賴朝曰吾取十州

二年
樋口次郎
今井四郎

義仲取五州。公亦盍自取。行家愠以千餘騎去。歸義仲。賴朝益怒。二年三月。親將十萬騎入信濃。義仲集將士議。樋口兼光。今井兼平。欲壁于富部。拒之。義仲曰。世皆言源氏相肉。今又舍深仇之平氏。而與同宗交兵。若人笑何。乃引兵避之。越後賴朝亦引兵還。使使言義仲曰。平氏罪惡貫盈。朝廷命我宗討之。當日夜赴命。而十郎私構兵圖我。子乃庇之。舍西向東。何也。子苟無他心。則請速逐十郎。否則得養貴息爲子。二者不聽。則將以八州之卒與子相見。義仲將小室忠兼勸聽其請。兼平曰。君聞大藏之事乎。佐公豈終釋然於君哉。不若蚤絕之。義仲從忠兼言。遣義高爲質。四月。平氏以十餘萬騎東伐。先擊義仲。義仲乃遣其將仁科幸弘等拒之于燧城。引日野河爲濠。西兵不能進。我

小室太郎
大藏之事見
十二葉裏

仁科太郎

越中前司
盛俊

礪並山

新附將齊明者。通欵平氏。決水導兵。城輒陷。西兵乘勝連陷諸城。五月。西將平盛俊進至般若野。義仲在越後國府。遣今井兼平。馳先奪寒原之險。擊破盛俊。西軍退陣于志雄。礪並二山。礪並山南有栗殼壑。深數千仞。義仲發國府行。收兵得五萬騎。閱兵于六動寺。自向礪並山。謂樋口兼光等曰。彼衆我寡。彼舍山東下。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陣山東麓。敵必下巔而陣。我一軍則遶出山西。驅敵于南壑中。可一舉而壘也。諸將皆曰。善。乃分萬人屬兼光等。而自將三萬人。進至東麓。益旗幟蔽林而軍。平氏望見之。果下巔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終日。而兼光等已在敵背。日暮萬人鼓譟突出。義仲麾兵而上。夾擊西軍。西軍大駭潰走。陷南壑。死者幾二萬人。壑爲填塞。平氏將帥僅以身免。收

安宅渡

散兵保佐良岳。初，義仲使行家別將兵向志雄山，戰不利。義仲赴援，西軍不戰而走。六月，追走陣于小楯林，相持未戰。西兵獲我芻者，問曰：北軍何謀？曰：謀夜襲。西兵怖走，爭渡安宅渡。溺者千餘。既渡，截橋而陣。義仲至渡頭，濁流方漲，試放馬十匹，水及馬腹，全軍從之。終大破之，乘勝追走。迤至越前，獲齊明及齋藤實盛等。平氏既連為義仲所破，走歸京師。義仲進至近江，使其史覺明牒誘山徒。七月，濟湖軍于叡山。平宗盛大恐，舉族挾乘輿西奔，獨賴盛其母嘗德於賴朝。賴朝間通書招之，且欲報其臣宗清，故不從奔。法皇避平氏之叡山，義仲與行家帥北兵六萬分路入京師。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

日本外史卷之二終

日本外史卷之三

源氏正記

源氏下

義仲

是月，法皇會諸公卿，論討平氏功。賴朝第一，義仲第二。叙義仲從五位下，任左馬頭。除越後守，除行家備後守。二人不悅，更除義仲伊豫守，行家備前守，並聽院昇殿。收平氏五百餘邑，賜其百四十于義仲，留衛京師。世呼曰：旭日將軍。義仲生長山野，舉止粗鄙，不任衣冠，為京人所嗤笑。初，以仁王子為僧，奔越後，稱北陸宮。年十七，義仲奉以入京師。八月，法皇以乘輿西奔，京師無主，議立天子。時有高倉帝，皇子二人，叔五歲，季四歲。法皇欲擇而立之，因宣問之。義仲、義仲屬意於北陸宮。奏曰：立君重事，非鄙人所敢問。

旭日將軍

北陸宮

然辱受咨問。敢不竭情。故三條宮憤平氏之專橫。欲拔陛下於幽厄。時命未會。殞身鋒鏑。天下悲之。臣之樹功於今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立。而不及其胤。人心云何。法皇以其嘗為僧。不聽。卜二皇子。叔吉。法皇納寵姬。言欲立季。再卜而立之。是為後鳥羽帝。法皇頗厭義仲。欲召賴朝來京。師。義仲爭為不可。弗聽。義仲憤懣。而北兵乏糧。四出鹵掠。法皇患之。時平氏在南海。屢侵山陽。行家請赴討。詔許之。義仲曰。行家雖勇。數奇。不可使將。乃更命義仲。義仲發京師。以足利義清等為先鋒。閏月。義清與平氏戰于水島。敗死。義仲欲進攻南海。途聞賴朝遣兵。且入京師。則引還。有詔止之。不肯。先是。法皇使者至鎌倉。賴朝延見。言曰。平氏棄京師自逃。而義仲行家擣虛入之。乃矜功要賞。敢擇任

國。胡為者也。臣當疾往伐之。而藤原秀衡等日窺臣背。臣未可以奉詔。且帥大兵入輦下。徒為騷擾。使者歸報。公卿皆想望賴朝風采。爭問狀。使者言。賴朝軀矮而面大。然舉止詳雅。言語明晰。非義仲比也。賴朝又使使奏曰。平氏所侵諸邑。宜盡復其故主。臣等不宜利之。平氏降者。宜從赦宥。臣嚮被宥。故有今日。源平並立。同衛王家。古制為然。自朝廷視之。何有彼此哉。法皇益屬意於賴朝。屢使使召之。於是賴朝使弟範賴。義經。監關東貢賦。西上。以詞義仲。義仲欲拒之。與行家謀。奉法皇於軍。行家素有寵於法皇。密奏之。法皇乃使僧靜憲。詰義仲。義仲對曰。孰造此言者。臣徒慨官家之貳於賴朝也。故欲與決雌雄耳。願得賜討。賴朝宣。遂詣法皇宮。獻誓書。且請問執讒人。詔慰解之。十一

壹岐判官
知康
鼓判官

月屢詔。趣義仲西征。曰。或謂汝之不西。欲謀不良也。義仲對以備東兵。而鹵掠益甚。法皇遣其幸臣平知康詰之。知康善擊鼓。稱鼓判官。義仲曰。鼓判官。反欲爲人所擊乎。知康怒。還報曰。義仲反形已成。請討之。法皇聽之。驟徵叡山園城寺僧兵。以知康將之。義仲會將士言曰。我有功無罪。何遽至此。我以五萬士馬。留衛京師。而官無所給。不剝豪戶。何以生存。然未嘗敢抄掠皇人也。彼鼓。乃讒我。以至此。我將擊而破之。樋口兼光。今并兼平切諫之。勸其詣闕降。義仲怒曰。吾自起兵。數十戰。未嘗知有所謂降者。卽降。吾反爲鼓所擊殺耳。遂令將士曰。吾今日決死。汝輩勉之。勿爲賴朝所笑。乃分軍爲七隊。圍法住寺。知康上牆。踊躍罵義仲。義仲咄嗟赴之。知康走匿。北兵縱火索之。不獲。遂奉

四

松殿基房

元曆元年

橋內判官

法皇于攝政第。帝于閑院。停公卿以下。至知康官爵。自爲院。既別當。先是義仲娶藤原基房女。於是基房徐開諭之。乃徙法皇于西洞院。自辭其官爵。元曆元年正月。義仲叙從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先是行家與平氏戰室山。敗。遂據河內畔。義仲遣樋口兼光將兵擊之。而範賴。義經已至伊勢。橋公友者。往告變焉。遂赴鎌倉。賴朝見公友曰。義仲有罪。宜詔臣誅之。知康何人也。焉得與義仲敵。乃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而知康來鎌倉。欲自解說。賴朝戒內外。勿爲通知康至。無肯顧者。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

五

宇治川之役
池月磨墨
源太景季

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蓋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爲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羣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大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

木氏之乘。景季大愠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卽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耶。公之囑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濶。彼乘。公所賜乎。高綱晒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厩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厩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本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撒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

平山武者

所

澁谷右馬

允

熊谷次郎

次郎重忠

而軍囂。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擲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泅。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為先登第一。景季為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泅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行親搏戰而退。義仲馳使請法皇幸醍醐寺。弗聽。則率兵馳赴其宮。拔刀瞋目。立于階下。具興趣幸。宮中股栗。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矣。義仲馳出。過五條第。訣妻藤原氏。久而不

一士越後

忠太能景

一士津波

田三郎

梶原景時

大膳大夫

業忠

右馬允重

助

太郎重賴

出。有二士諫之。自殺帳前。義仲乃出。遇行親。親忠合其兵。兵厘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矣。諫將士散去。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冒東軍。重忠。景時等。累進皆潰。義仲驅進。與義經遇。義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義仲大敗。被創。以殘兵西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大江業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復至矣。一宮驚怖。業忠又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颺言曰。臣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為奏之。業忠驚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見之。使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澁谷重助。河越重賴。立甲者。梶原景季。黃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也。

巴姬
中原兼遠
女

内田三郎

粟津之役
山本義弘

因敕護宮焉。義仲既敗。欲挾法皇西奔。還至于宮。義經等擊卻之。義仲走。至三條磧。東兵爭要擊之。義仲且戰且走。殘兵十三騎。重忠復追之。義仲妾曰巴。兼平妹也。有膂力。每從軍。是時單騎止鬪。重忠欲生得之。注目薄之。攬巴甲袖。巴策馬。馬躍。袖絕。重忠舍之而返。義仲以七騎走。會範賴既破。勢多而入。遠江人内田家吉在其先鋒。巴與之搏。斬其首。以視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勇。乃授首於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因諭巴遁去。曰。臨死攜妾。人謂我何。巴請共死。義仲強之。巴乃泣涕辭去。義仲走。至粟津。遇兼平。兼平曰。義弘戰死矣。臣未審主公爲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於京中。欲一見汝。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主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佐公

石田太郎
爲久所射
云

在東。主公盍走保北國。以圖三分。臣請留防敵。主公可以逃也。乃樹旗集潰兵。潰兵稍聚。得數百騎。進衝敵陣。貫而過者三。乃有二十餘騎。範賴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奮戰。盡亡其騎。獨有兼平。兼平乃指一丘樹。謂義仲曰。君赴於彼。徐自爲計。臣請拒於此。義仲徑田赴丘。馬陷于淖。顧視兼平。箭中額。死。年三十一。兼平方奮鬪。箭餘八矢。射斃八騎。聞敵中傳呼。木曾公死。曰。吾事終矣。脚刀墮馬。自貫而死。東軍振旅。而兼光方破行家。追之紀伊。聞難。還京師。其兵道亡。比及鳥羽。有三十騎。東兵赴擊。兒玉黨與之有姻。諭降以歸。請宥死。朝議不聽。義經傳義仲以下首京師。帛書其髻。曰。賊義仲。縛兼光。從其後。終斬之。義仲叔父義廣。初防一口兵敗。逃伊勢。後爲賴朝所攻。殺義仲子義高。嚮質

右兵衛佐
高保

一谷之戰
左衛門尉
賴賢為義
之四男也
炎路寇者

義嗣
掃部助賴
仲為義之
五男也
掃部冠者
義久
二弟一為
範賴一為
義經
鶴越
田代冠者
武藏坊辨
慶
小次郎直
家

於鎌倉賴朝妻以女。後欲殺之。義高覺而遁。追捕被斬。妻悲慟不食。賴朝歸罪於追者。斬之。欲改嫁女於藤原高保。不肯而死。義仲妾巴既別義仲。釋甲間行。歸信濃。遇義仲親故。具語以故。相泣也。時年二十八。削髮為尼。居越後。友松。祈義仲冥福。以終身云。義仲既死。平宗盛自南海。徙山陽。山陽將士。自室山。水嶋。二役。服從平氏。平氏終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臨海。生田為東門。一谷為西門。勝兵十萬餘。繫大艦數千。平教經轉戰于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捷。源賴賢子義嗣。賴仲子義久。居淡路。皆為所殺。平氏威振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之。趣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谷。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以萬騎向西門。土肥實平監軍焉。以明日為清盛忌辰。延至七日。

先期三日早發。義經取丹波路兼行。比暮至三草山。聞平資盛等七千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旦也。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衆稽留也。則急襲之。必勝。義經曰。是得我心。即發命。僕辨慶。火沿道民家。取明而過。夜半至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天明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鶴越。鶴越者。城後間道也。日暮。駐軍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在麾下。直實謂其子直家曰。冒險混進。孰後孰先。欲立功者。不若向西門。直家曰。然。此公常先士卒。不可隨也。未知平山子何如。使僕闖之。季重甲冑按刀。獨語曰。誰能先我。僕歸報。直實曰。彼所見亦同我也。乃馳赴一谷。天未曙。薄門自名。季重踵至。敵關門。二人突入奮鬪。城兵辟易。季重出。亡。

太郎高直
次郎盛直

篠梅

二郎經春
鶴越

其旗卒乃復入斬其敵而出實平信綱皆至令士卒繼攻門堅不破範賴亦令諸軍薄東門武藏人河原高直與其弟踰柵先登中箭死梶原景時使輕卒設柵以五百騎入鬪既退顧失景季所在復入索之景季在敵中被髮而鬪箠插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挈之而出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經之向鶴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媪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爲業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額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義經爲冠之命姓名曰鶯尾經春給鎧仗以爲鄉導問鶴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衆馳之至鶴越則天

屈馬之後足
恐不可用也
蓋大氏之語
耳不可以理
律之

阿波民部
成能

明頰視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騎皆倣之冑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自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烟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重衡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岐倚田口成能之衆保于屋島九日範賴義經以首虜還京師請徇而梟之不許義經抗疏曰臣父義朝盡忠於保元而爲人所誣誤卒宣詬於獄門平氏昨爲戚勳今爲國賊臣等竭力攻討進不顧死者不獨重王命乃欲雪父恥也臣兄賴朝深存此志今而不見許焉臣等復何所望朝議終

重衡四子
會

右大臣
盛

大内冠者
惟義

左馬頭行
盛
藤戶

許之。三月。賴朝以平義仲功。叙正四位下。遣梶原景時。檻致重衡於鎌倉。面見。使景時將命曰。吾非忘相國之德。若王命何。然不圖公之卒臨此也。則至若右大臣氏。亦當不日相見。重衡請速死。賴朝屬之於狩野氏。侍以二姬。餽酒食焉。以平族未夷。不輒殺也。是月。令土肥實平。鎮撫山陽道。六月。奏請任範賴參河守。叙從五位下。範賴來謝鎌倉。置酒勞之。八月。復遣西征。是月。法皇以義經任左衛門尉。補檢非違使。時伊賀人作亂。應平氏州守護平賀惟義討平之。餘黨竄匿京師。義經捕斬之。九月。賴朝以範賴統西海軍事。義經統南海軍事。令範賴先發。以三萬騎下山陽道。聞平行盛軍兒島。赴攻。陣于藤戶。阻海水望敵。敵招之。挑戰。我兵不能渡。佐佐木盛綱潛問土人以津。夜與俱濟。

公文所
因幡守廣元

問注所
大夫入道
康信

文治元年

植竹條爲標而還。旦日。敵復挑戰。盛綱躍馬破濤而進。衆從之。擊走行盛。進入周防。是月。義經叙從五位下。聽院昇殿。十月。賴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爲別當焉。以出政令。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焉。以決訟獄。令將士曰。凡武門之事。悉奉法皇旨。有不便者。徐分疏之。遂奏曰。方今天下半定。貢賦闕乏。請簡擇國守。撫輯流民。京畿控弦之士。悉從義經。西討平氏。其有功者。宜附臣論賞焉。僧徒帶兵者。宜附臣禁止收取焉。又檄關西諸族。援攻平氏。文治元年。正月。範賴至赤間關。無舟可濟。軍疲糧乏。將士皆思東歸。範賴以書請濟軍食。賴朝答書。因戒範賴曰。在軍務。緩撫衆心。慎勿左右耳語。致其危疑。乃至進戰。慎勿犯先帝太后。願使二位尼奉帝而至也。宗盛惟怯。必生得之。範

白杵次郎
惟隆
木上七郎
遠隆

賴諭白杵氏給戰艦。木上氏餽糧食。遂進濟海。諮千葉常胤曰。吾聞之家兄周防通京畿。控宰府。爲西國咽喉。吾今欲令智勇而有衆者居守焉。誰可者。對曰。三浦義澄其人也。乃命義澄固辭不許。範賴以諸軍濟海。二月。賴朝所給糧舶至。軍益振。與原田種直戰于葦屋浦。大破之。得其子賀摩。先是。義經數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賊黨不許。許先遣其將校。義經奏曠日彌久。範賴糧盡東歸。而鎮西兵士。凌屬平氏。則勢難拔也。乃許之。義經乃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于此。臣既奉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究其所至。鑿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王城矣。二月。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爲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

原田六郎
大夫

逆櫓之詔

金子十郎

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豬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爲快而已。公若爲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爲。若義經則不欲也。衆目笑。景時。景時慚恚。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即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盍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

外記大夫
良連
櫻間介

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焉。勿虛發以費箭。衆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良遠以五十兵守勝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進至中山。見一卒齎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子必途觀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齎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焉得知之。獨口授我曰。九郎既發京矣。彼真可畏者。以木曾如鬼神。彼一舉取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爲之備。書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諾。且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

六條攝政

三郎左衛
門尉有國

與一近範

次兵衛尉
範忠

那須宗高射
扇
那須與一
九郎遺弓

以爲大兵至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城兵有平有國。呼曰。大將誰。伊勢義盛對曰。九郎判官。曰。是義朝婢子。從鐵賈。如陸奧者乎。義盛怒。城兵嘲罵不已。金子家忠令弟近範。注箭射殺罵者。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又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幡公戰陸奧者。義經喜。以爲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敵以一舟載美姬。挿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斷扇。扇翻而墮。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敵

兵爭以鐵搭鈎其胃。義經以刀扞之。鞭扱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觀君壘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壘敵在旬日而不及，酬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贈以名馬。益藤原秀衡所曠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為義經死。是夜，西軍陣屋島，故趾東軍陣高松。東軍皆倦臥，獨伊勢義盛虞敵來襲，徇

三郎兵衛
嗣信

四郎兵衛
忠信

藤次光政

屋島之戰

傳內左衛
門成直

三月廿三日

壇浦之戰
別當湛僧
四郎通信
和田小太郎
新居紀四郎
後騎稱石
左近
安田與一

警徹明。明日，義經侵晨復赴屋島。西兵善戰，擊破之。平氏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因降將言，聞平氏將田口成能遣其子成直，以兵三千徇伊豫。命伊勢義盛往說降之。義經并其兵，使成直作書招成能。成能終送款焉。平氏舟逃志度，而西義經循陸追之。東軍阻風後發者，悉來屬軍。益振時三月廿三日也。宗盛欲赴鎮西，範賴以三萬騎軍豐後。平氏不能入，還泊壇浦。兵艦凡五百艘。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皆來附義經。明日，義經以兵艦七百艘大戰海上。西兵殊死戰。我兵少卻。義經勵衆進，和田義盛挺進而射，箭軼二百步。及平知盛舟，知盛使新居親清答射。箭汰義盛胄，傷其後騎。我軍羞之。義經命安田義遠還射。義遠按其箭曰：「幹短且弱，請以我箭。」乃注十四拳箭，洞親清胸。

而過海三十步。義遠義定弟也。義盛慚憤。迫敵亂射。殺傷甚多。義經以成能言。知宗盛等所在。麾軍萃之。令成能為內應。西軍大敗。教經怒。入我船。薄義經。義經躍入別舟。教經不能及。乃赴海死。知盛以下六人。前後皆死。二位尼懷養和帝投海。平太后繼投。我兵搭得之。義經使徇曰。赴海者。貴人也。我兵勿得辱。於是奉太后以下于其船。遂生擒宗盛。壘平氏軍。海水為之赤。四月。東軍振旅。以俘獲旋。徇之京師。還納鏡璽。範賴留鎮西海。六閱月。乃還。賴朝遣使二名。西禁兵士侵掠。事無大小。一奉朝旨行。將士不因其奏。而拜衛府官者。不許。東歸。詔叙賴朝從二位。五月。檻致宗盛父子於鎌倉。義經護送。行至內海。使父子徒行。七匝。義朝墳。六月。至鎌倉。於是賴朝大會諸將士。自坐簾內。而

二位尼懷養
和帝投海

延宗盛於前舍。使比企能員言之曰。賴朝非敢復私仇。乃成王命。爾今日之臨。何幸甚也。宗盛懾伏。請宥死。不許。諷使自殺。不解。乃復令護送西還。更宗盛名末國。貶為讚岐權守。斬之于篠原。傳首京師。梟于右獄。斬平重衡于南都。處大納言平時忠於流。八月。詔使使就義朝墓。贈內大臣。正二位。是月。賴朝奏請。以同姓五人。補東國諸守。特詔任義經。伊豫守兼院。既別當。宿衛京師。初。賴朝擇西征大將。欲試諸弟之材。陰以火烙盟器。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義經終盟不釋。神色自若。賴朝是以知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梶原景時有寵。監義經軍。義經不與事。景時怒。屬範賴。畠山重忠。初。隸範賴。憎景時。負寵凌人。去屬義經。景時益怒。寢譖之於賴朝。賴朝性忌克。平廣常。源忠賴。

上總介廣
常
一條次郎
忠賴

皆以驕傲見誅殺。聞義經亦負功自專也。稍惡之。景時又爭逆櫓議相啣益甚。壇浦之役。請為先鋒。義經不聽。而自先。景時諍罵不已。義經怒。欲誅殺之。景時撫刀曰。我知有鎌倉公而已。諸將居間。事乃解。景時歸鎌倉。百方讒之。平時忠為平氏疏屬。其從西奔。竊贊謀畫。及其就擒。有簿書一篋。為義經所收。時忠與其子謀奪還之。以除禍本。乃以女妻義經。義經乃還其篋。賴朝聞而惡之。賴朝方舉一男。而親信其外舅北條時政。諸骨肉皆被猜防。義經東獻俘鎌倉。至腰越驛。賴朝弗許入。使時政出受俘。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白訴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夷國賊。下雪家恥。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讒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泣爾。將永違恩顏。骨肉誼絕。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為分疏。

大納言時忠

腰越驛

十郎藏人行家源太景季

焉。義經幼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為氓隸所役。未嘗一日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坂。或凌風大海。不敢顧軀命。欲以慰冤魂。伸宿憤。豈有他哉。既辱五位尉。榮顯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間進說。庶幾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不報。義經怏怏而西。賴朝聞其怨望也。怒奪其邑。時行家匿京師。義經潛相往來。賴朝遣梶原景季命義經討行家。且詞之。義經稱病。間日乃見景季。景季反言其病羸狀。景時曰。兩日間廢寢食。以裝病焉爾。賴朝乃召諸將言曰。誰為我擊九郎者。九郎亦不負我知耳。而先我昇殿。不告我為五位尉。車服華侈。翱翔院中。饒有君寵。何不自遜。壇浦之役。與太后同舟。又

娶平虜女。橫恣如此。不得不誅鋤。誰爲我擊九郎者。衆莫敢答。賴朝不懌。乃命景時。景時辭曰。判官素惡於臣。臣往判官必備之。不若遣其意外者襲之。乃命昌俊。昌俊者。南都僧也。因事在鎌倉。以勇桀見親近。於是授計而西。至京師。去義經堀川第四町而舍。義經尤其不亟來謁。召而詰之。對曰。臣此行詣七大寺欲畢事。然後謁耳。義經笑曰。否。否。得非以二位旨圖我乎。吾今欲囚汝。顧恐人謂吾爲怯也。且汝兄氏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獻誓書歸舍。義經所幸舞姬曰。靜。闕昌俊謂義經曰。彼將去。四顧第中而注目於厩。恐有異志。義經不爲意。及昏。又告曰。大達塵起。人行踉蹌。不可不虞也。使二童往調昌俊舍。久之不還。又使婢走還曰。童駢死于門。門內鞍馬可五十匹。士擐甲將騎。

焉。夜既三鼓。第外大譟。直于第者僅七人。靜急取甲被義經。義經令開門。騎而突出。呼曰。在今日誰敢圖義經者。昌俊與兒玉黨六十餘騎散而亂射。義經從士聞變。四至。行家亦來救。昌俊終敗走。義經徑詣法皇宮。箭蝟集於冑。而在箛者三。奏變而還。昌俊逃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故。索獲獻之。義經誚其背誓。對曰。誓者昌俊。襲者二位。義經怒。毆其面曰。我面卽二位面。毆我面是毆二位面也。義經壯之。欲使活還。昌俊請速死。乃斬之。義經行家遂迫請討賴朝。宣旨。公卿皆憚義經。欲權許之。獨藤原兼實不肯曰。賴朝罪未至當討。且命弟討兄。如之何。法皇遂許之。義經僕安達清經常爲賴朝間。義經於是走報之。鎌倉賴朝方落長勝壽院。聞報曰。可也。畢禮而歸曰。彼殺我使。可以伐也。

右大臣兼
實後攝政

安達新三
郎

小山下野
判官

乃戒諸將束裝曰。旦日將發。小山朝政以下五十餘人。請
即夜發。乃以為先鋒。命之曰。及我未至。誅彼二兇。後五日。
親發鎌倉。檄諸道會軍於途。義經聞之。詣法皇。請勅關西
兵援已。法皇許之。補義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十一
月三日。義經與行家及女婿源有綱等。俱奔竄西海。不知
所往。伊勢義盛與義經訣。歸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敗。匿
鈴鹿山。經俊攻殺之。賴朝至黃瀬河。聞義經既奔。乃還鎌
倉。以朝廷宣討已。訴冤不已。法皇乃急宣諸州。索義經。未
獲也。平氏餘黨。又竄匿所在。天下騷然。賴朝患之。大江廣
元建策曰。方今大亂初平。關東倚安帥府。而姦豪伏匿於
諸道。隨起隨討。輒發東兵。則勞費不量。民苦誅求。為今計
者。莫若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則天下可坐

右衛門尉
有綱

賴朝至黃瀬
河聞義經既
奔

國司置守護
莊園置地頭

六十六國總
追捕使

二年

右近將監
時定

而定也。賴朝大悅。遣北條時政。護衛京師。因奏請之。且請
課畿內及西南四道。每段五升。以充兵食。朝議從之。賴朝
薦家人有功勞者。分為守護地頭。而身統之。世因稱賴朝
曰。六十六國總追捕使。賴朝素聞兼實賢。且德其爭院宣
也。貽之書曰。賴朝當平賊之熾。孤身舉義。得至奏功。而不
敢自專。今亂人乃挾命恃柄。敢規非分。賴朝特恐禍亂之
端。復自是起。近日所奏請。非以營私。乃為天下定亂焉耳。
因奏請。置議奏官十人。撰公卿充焉。按治公卿以下。預東
討宣者。二年春。兼實遂為攝政。四月。賴朝又貽書議奏官。
曰。僕生武門。長鄙野。不諳知朝章。偶有所奏。願諸公簡之。
專執公平。以安天下。至如宣旨。或有不便民。亦當盡言焉。
面從非忠也。時北條時定代時政。護京師。獲行家于和泉。

天野藤内

有綱于大和。斬之。十二月。以天野遠景爲筑紫奉行。聞行家。義經黨與竄鬼界島。擊平之。先是。賴朝奏。以比年軍興。民不任農。蠲其管内九國逋租。遂薄其正稅。而諸國準之。是歲。又發倉賑。相摸窮民。三年。春。遣中原親能。大江廣元等。修閑院殿。時輦下多強盜。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按之。寓書於藤原經房。稱鎮壓亂賊。莫若二人。二人至京師。盜賊悉平。四年。六月。造六條殿。五年。正月。叙正二位。三月。修大内。七月。奏請討陸奥。藤原氏以其舍義顯也。義顯即義經。削籍改名。義經之出京師也。上舟于大物浦。遇颶。與行家相失。匿吉野。五日。山僧羣聚捕之。佐藤忠信曰。臣兄既授命於屋島。臣今亦將代君死。乃佯稱義經亂射。義經得間逃。至多武峯。又徙。十津川。復還。匿京師。忠信亦來。匿。

三年

中原式部

大亟

下河邊庄

司

四年

五年

古田中納言

言經房

義經改名義顯

顯

四郎兵衛

忠信

義經與辨慶

等爲道士裝

由北陸道奔

陸奥

河越重頼

女

靜唱離別曲

工藤左衛門

門

梶原三郎

而發覺。與吏卒鬪。終自殺。義經乃與妻河越氏及辨慶等。爲道士裝。由北陸道奔陸奥。初。義經姬靜從。匿吉野。義經諭之訣別。使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棄靜。靜獨行。風雪中。爲山僧獲。致於北條時政。送之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以其有姪。留之。夫人政子聞其善歌舞。欲一見。引病不往。賴朝夫妻詣鶴岡祠。召靜命舞。垂簾觀焉。靜固辭。強之再三。乃起上場。工藤祐經搥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整衣而進。唱離別曲。又作歌。言慕義經意。衆皆垂泣。賴朝色變。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諫止。賜纏頭。罷之。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景茂。景時。季子也。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嘗侍豫州。豫州非鎌倉公親弟哉。汝乃公家人。何遇吾亡狀。使公而全友道。汝欲。

安達新三郎

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慚。已而分身生男。安達清經受命。奪而戕之。靜見放還。政子厚賜遣之。初賴朝聞藤原秀衡舍義經。奏劾其納亂人。院宣讓秀衡。秀衡陳謝。尋病卒。遺言子泰衡等。舉二國聽於義經。以抗賴朝。有院宣使泰衡圖義經。泰衡疑惑。是歲二月。賴朝奏曰。泰衡庇反者。罪與反同。臣請奉王命伐之。因大徵兵。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辨慶。經春等奮戰死。義經手及妻子而自殺。五月。泰衡乃使使齎義經首來獻鎌倉。賴朝方落鶴岡浮屠。使使止之於途。六月。首至。盛以漆函。醇酒浸之。令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或曰。義經不死。匿在蝦夷。賴朝不復推究。遂奏。泰衡負險阻化。不速奉勅。不可不伐。朝議未許。而徵兵稍聚。賴朝諮之。大庭景能曰。大將臨事。不顧君命。且泰衡

次郎泰衡
陸奥出羽
押領使

鷺尾三郎
經春

大庭太郎

三善大夫

屬

八田右衛門

門尉

比企藤四郎

郎

宇佐美三郎

郎左衛門

下野大掾

政光

熊谷小次郎

郎

下野判官

朝政

七郎朝光

西木戶太

郎國衡

金剛別當

加藤次景

廉

先世爲君家人。君討其罪。何須勅允。聚兵徒費。毋爲也。賴朝從之。使景能及三善康信等。留守鎌倉。分爲三軍。常陸下總兵。自東海道進。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將之。武藏上野兵。自北陸道進。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將之。賴朝自將中軍。以畠山重忠爲先鋒。自東山道直入陸奥。次于多古。小山政光迎犒之。入謁。見一甲士侍。問其名。賴朝曰。此本朝無雙勇士。熊谷直家者也。政光曰。此輩單進。與臣等異。故易成名耳。士赴君難。何有彼此。顧其子朝政。朝光曰。汝等亦單進。八月。賴朝進至白河關。泰衡軍于鞭楯。而城厚。樞山北。使庶兄國衡將精兵二萬守之。國衡將金剛秀綱。以數千人爲先鋒。山下穿大壕。引遇隈河。澹之。賴朝令重忠赴攻。發卒填壕。朝光挺軍。與加藤景廉等進擊。重忠繼進。

平六義村
後駿河守
次郎兵衛
清重
宇都宮左
衛門朝綱

大串次郎
重親
信夫庄司
元治

田河太郎

比爪太郎
俊衡

兄豊前介
橋實俊弟
藤五實昌

國法一切仍
秀衡之舊勿
得更革

大破之。秀綱退，合於國衡。日既暮，賴朝令軍中明日攻城。三浦義村、葛西清重先登，斃數千人。旦日，賴朝親進攻。城甚固，國衡善拒朝政。朝光以下皆殊死戰，呼聲動地，積鏃成堆。朝光與族朝綱、豫遣死士七人，自城後冒險入，大呼而射。城兵謂大兵夾擊，則大亂。國衡潰圍北走，和田義盛張弓追之。國衡亦回馬射。義盛先發中其左膊。國衡傷走，重忠部將大串某追斬之。朝光亦追獲秀綱。泰衡聞敗而遁。賴朝進至國府。東海道軍斬敵將佐藤元治以下十八輩而來。會賴朝未詳泰衡所在，使朝政等攻物見門。而自圍誰母城。城兵皆降。乃出令曰：我軍至津雲橋，則敵避之。平泉以死守之。先鋒諸將勿貪功輕進，傷我一士，遂以諸軍進。連破栗原三迫諸寨，遂至平泉。泰衡已火城遁。使使

乞降，不許。九月，進軍陣岡。北陸軍度念珠關，斬敵將田河行文等而來。會兵總三十萬騎，白旗蔽空。泰衡奔蝦夷。至贄柵，其將河田二郎襲殺泰衡，持其首來降。賴朝誚讓之曰：泰衡在吾掌中，何須若力哉？若忘恩規利，大逆無道，乃斬之。命梟泰衡首，而宣旨適至。乃進至厨川。泰衡族俊衡以下悉出降。賴朝出鎌倉四十餘日，而平陸奧。出羽乃索其版籍，皆罹兵燹。既聞實俊、實昌者諳州事，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知其戶口、阨塞。復流民、資老人，放俘囚，禁鹵掠。取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乃至國府，大書其廳曰：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令葛西清重留釐州事。使奏捷謝其擅伐，簿上將士功，請分予二州地。十月，還鎌倉。十一月，法皇欲賞其戰功，遣大江廣元辭之，請賑貸陸

大河次郎
清水冠者
義高
建久元年
由利中公
橋次公成
義兼初稱
陸奧新判
官

奧窮民。十二月。法皇封賴朝以伊豆。相摸。促朝京師。先是。出羽留守檢邑將廢間田。賴朝禁止之。以安人心。已而泰衡舊臣大河兼任。在出羽。聚數千人。詐稱源義經。木曾義高。建久元年。正月。轉入陸奧。由利維平逆戰。死之。清重上變。使者謬報曰。由利維平走。橋公成死。賴朝曰。維平非走者。公成非死者。驗之果然。乃令上總介足利義兼。與千葉常胤。比企能員。將兵伐之。小山朝光以下邑。陸奧者。道會之。相摸以西。具兵待命。脅從降者勿斬。二月。義兼等與兼任戰于栗原。大敗之。兼任卻阻衣川陣。義兼等亂流。又大敗之。清重率州兵來會。兼任逃之外濱。壘于兜味山。義兼等圍而壘之。兼任脫走。踰龜山。為樵夫斧殺。賴朝責出羽留守失政。罰甲二百。賴朝以天下全定。乃議入朝。重忠為

二年
改公文所稱
政所
三年

前隊常胤殿之。十月。發鎌倉。由海道入朝。途過內海。謁義朝墓。至青墓。召女延壽。先是延壽聞賴朝起返。致其所託刀截鬚。於是相見。道舊故。十一月。入京師。居六波羅。先謁法皇。即日朝帝。帝直授權大納言。尋兼右近衛大將。法皇待之甚厚。每入見。漏數刻不許出。十二月。辭兩職。賜大功田百町。薦功臣十人。拜衛府官。使藤原高能留守六波羅。而辭歸鎌倉。凡往還所需。不累百姓。遠近悅服。二年。正月。改公文所稱政所。凡事以政所下文行。二月。修法住寺殿。冬。法皇弗豫。賴朝齋戒禱祈焉。三年。三月。遂崩。賴朝因大張法會。施浴於民。一百日。七月。天皇詔以賴朝為征夷大將軍。使中原景能就拜之。賴朝曰。吾為武臣。敢坐受王命乎。使三浦義澄迎天使于鶴岡祠。受詔書。思其父死義。以

四年
獵富士野
曾我十郎

祐成

五郎時致

工藤左衛

門尉

河津三郎

祐泰

祐經子犬

坊丸

九郎之貳舞

榮之也。四年正月定將士座次。四月獵于那須野。五月大獵于富士野。長子賴家從焉。獵罷將還。伊藤祐成者與弟時致夜入工藤祐經舍斫殺之。會雷雨。士卒出鬪。多死者。遂斬祐成。時致犯幕被捕。旦日賴朝親詰之。蓋祐成父祐泰嘗為祐經所殺。奪其曾我莊。故復仇也。賴朝問何犯吾幕。曰。吾祖祐親將軍仇之。吾仇祐經將軍寵之。吾是以怨焉。賴朝壯之。思宥其死。祐經子哀訴。乃處斬。復曾我莊。租以弔二孤。三孤之變。鎌倉訛傳。賴朝遭害。夫人駭悲。範賴曰。安之。範賴在焉。賴朝聞而惡之。初義經負功專恣。而範賴每事稟賴朝。及義經反。令範賴討之。固辭不許。將發。入見。賴朝曰。汝亦為九郎之貳舞者。範賴大懼。不敢發。獻誓書千通。至是又獻焉。就大江廣元謝失言。賴朝見其誓書。

當麻太郎

狩野介宗
茂

五年

遠江守義

定

越後守義

資

六年

武藏守義
信
凡守國者當
則義信

署源範賴曰。稱姓濫也。使者辯之。不釋。賴朝夜聞床下有人氣息。急呼衛士。結城朝光發床。獲一人。乃範賴力臣當麻也。曰。臣視參州憂迫。欲聞幕中之議耳。掠治之。無異辭。八月遂命狩野氏拘範賴于伊豆修禪寺。其羣臣相聚據濱館。遣兵夷之。梶原景時勸殺範賴。以其手兵五百襲之。範賴射殪十餘人。縱火自殺。五年八月安田義定亦被殺。義定子義資嘗挑賴朝侍女為景時所發。處斬。義定坐免。憤怨有告其反者。於是殺之。六年三月賴朝與政子賴家赴南都。落東大寺。寺嘗為平氏所燒夷。法皇修之。賴朝為給其資。令僧文覺司役。慶以馬千匹。遂朝京師。踰月而歸。時平賀義信為武藏地頭。百姓使之賴朝。揭其廳曰。凡守國者當則義信。八月令東國地頭有匿姦盜者。皆奪其職。

七年 知忠中納言知盛次
 八年 子 中納言能保
 九年 明 賴朝薨 關際筆引 百練抄正至 元年正月十一日右十將 賴朝依出 家十三日薨 賴家
 正治元年 左衛尉 基清 稻毛三郎

以予捕獲者。七年六月平知忠者。聚兵京師。謀襲賴朝妹夫藤原能保。能保初請賴朝。延後藤基清自衛。於是基清攻殺知忠。平氏餘黨於是悉平。八年十二月賴家叙從五位上。為右近衛權少將。九年十二月稻毛重成修相摸川橋。賴朝親臨落之。歸墮馬疾作。明年正月遂薨。年五十三。賴朝年三十三起兵。六歲夷平氏。握天下兵馬者十五年。乃歿。詔以賴家為右近衛權中將。總天下守護地頭。是歲正治元年也。賴家年十八。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不使賴家親聽訟。獨與其狎臣五人游處。寢淫縱。母政子驟戒之不悛。時政如不聞知也。賴家有弟曰千幡。為賴朝所愛。嘗置之懷中。召宗族諸將囑之。小山朝光與焉。及賴朝薨。朝光欲為削髮。以有遺託未果。一日衆言其意。梶原景時讒

千幡 五人 小笠原彌太郎 比企三郎 和田三郎 中野五郎 細野三郎 駿河前司 義村 安達藤九郎
 二年 武田右兵衛尉 景時殺死于 狐崎 太郎 吉村小次郎

之於賴家曰。朝光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恐有異志。朝光聞而自危。問計於三浦義村。義澄子也。固善朝光。乃與和田義盛安達盛長以下六十六人。俱罪狀景時。因大江廣元上焉。廣元欲其和解。不敢上。義盛促廣元。廣元以實對。義盛責之。乃上。賴家以其疏示景時。景時奔其邑一宮。無何潛還鎌倉。賴家命義盛等逐之。毀其第。景時據邑聚兵。欲擁武田有義為將軍。約至京師。舉關西兵。有義者信義子也。二年正月。景時舉族西奔。賴家遣兵追之。景時至狐崎。為土豪吉香某所壘。殺衆快之。景時終賴朝世。信寵不衰。建久中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疆。而訟直實口訥不能辯。怒曰。景時黨直光。臣無所望矣。走出拔刀斷髮。西奔京師。賴朝使人遮止之。而不問。景時義盛有疾。景時

久下權守
 延仁元年
 城田郎
 小太郎資盛
 佐佐木三郎左衛門尉
 板額
 小三郎盛秀
 安田與一義遠
 義朝七男
 阿野法橋
 伊豆守信光
 八田右衛門尉

借其士所別當而遂不還焉。至是義盛乃得復職。建仁元年正月。越後人城長茂作亂於京師。襲小山朝政第。朝政時從幸不在。其兵拒卻之。賊圍上皇宮。請討賴家。宣不許。奔匿吉野。賴家下令急索。二月獲而誅之。長茂姪資盛據鳥坂。反賴家命。佐佐木盛綱伐之。盛綱適出。在其門外。命至不入。家而發。三日。至鳥坂。其子盛季先登。資盛逃亡。其姑曰板額。醜而多力善射。遂被虜。送到鎌倉。安田義遠請娶之。賴家問其意。對曰。欲使生勇士。以益於君耳。賴家笑而聽之。賴家累遷。是歲七月。終襲征夷大將軍。叙從二位。五月。有告叔父全成在阿野謀反。使武田信光捕放之。常陸尋命八田知家殺之。當是時。幕政無大小。皆決於時政。其族黨半於一府。賴家受制。心不能平。八月。賴家有疾。政

比企藤四郎判官

比企小四郎
 江馬四郎
 義時稱相
 摸守

仁田四郎

子與時政議。令傳總守護于其長子一幡。而割關西三十八州地頭。以予千幡。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因其女。謂賴家曰。近日之議。分權起爭。不便莫大焉。賴家亦憤。北條氏所為。密召能員於臥內。與計事。政子側耳障外。聞之。使人馳告於時政。時政與其黨謀之。伏甲而託事。召能員。能員子弟皆曰。毋往。即往。以兵自備。能員曰。是啓釁也。彼何有他意。遂往。甲起殺之。從者走歸。告之。其子宗員。宗員舉族奉一幡。據小御所。時政遣長子義時。率諸將攻之。宗員等奮擊卻之。畠山重忠選兵疾攻。宗員力盡。焚第自殺。遂悉夷其族。并殺一幡。諸與能員親善者。皆見誅。竄賴家病間。聞變。大恨怒。時政歸罪於仁田忠常。殺之。忠常及能員者也。既而宣言。賴家與忠常圖己。遂迫賴家削髮。幽之修禪寺。

明年
殺賴家

以千幡代之。賴家幽囚無慘。寄書於母與弟。請得故近臣
數人侍已。不答。遣三浦義村視察之。禁其通書。明年七月。
時政遣人圖之。憚賴家趨捷。候其浴圍之。飛繩約首。以殺
之。年二十三。子一幡。先卒。猶有二子。長者四歲。政子使千
幡養之。遂為僧。曰公曉。次者曰千壽丸。為中務丞。其所養
千幡十二歲而立。詔叙從五位下。襲征夷大將軍。賜名實
朝。居北條氏第。下令安撫諸將。徵誓於京畿西國將士。遣
武藏守平賀朝雅。率關西地頭。監護京師。元久元年三月。
伊賀伊勢盜起。伊賀守護首藤經俊逃走。實朝令朝雅討
之。獲盜魁平基度。平盛時。乃奪經俊職。授於朝雅。朝雅。義
信子也。與畠山重忠。皆娶時政女。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
氏出也。以故時政偏愛朝雅。寢惡重忠。終欲殺之。誣以謀

千幡賜名實朝

平賀右衛門尉

元久元年

刑部丞經俊

三郎基度

四郎盛時

式部丞時房

六郎重保

稻毛三郎
榛谷四郎

平賀朝雅

反。令二子義時。時房。攻殺重忠子重保。其第時重忠在其
邑。時政遣人給告。鎌倉有難。宜赴援。重忠即從百餘騎而
發。中途望見大兵蔽野而來。始知其實。部下交勸其據邑
聚兵。重忠不肯。曰。吾不做梶原景時之苟免。而貽譏也。奮
戰中箭死。重忠族稻毛重成。榛谷重朝等。同日皆斬。重成
初媚時政。構陷重忠。而終為時政所殺。北條氏忌重忠日
久。重忠勇而有衆。從賴朝常為軍鋒。而性忠厚。不與人爭
功。賴朝深知其長者。委託後事。而為北條氏所陷。天下冤
之。七月。分畠山氏邑。以賞將士。實朝在時政第。時政終謀
弒實朝。立朝雅。因聚兵。事覺。閏月。政子遣諸將。遷實朝於
義時宅。兵皆從歸焉。義時終徙時政。夫妻於北條里。令京
師將士誅殺朝雅。當是時。諸豪傑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

安達彌九郎
鼓判官知
康嘗為木
會義仲所
辱者
建保七年
泉小次郎
和田左衛

皆老死。佐佐木高綱、熊谷直實前後逃隱。獨北條氏專掌幕府事。而實朝仰其成。實朝性喜文事。師文章博士源仲章。學和歌于中納言藤原定家。而武技不及賴家。然賴家荒淫。至奪安達景盛妾。欲殺景盛。賴朝召呼諸將。不敢名之。賴家輒名之。平知康等以技藝進。負寵凌人。將士憤怨。實朝為人優柔。為將士所愛。初年令將士各獻賴朝所下文書。爾時所授地頭。不輒褫職。自賴朝。賴家之世。數禁守護地頭。于與吏務。侵取分外。至是。又徵其下文。辨恩勳之殊。使結番追捕。遣使者行管內。問吏民冤枉。然政權在於義時。實朝日夜與文士飲宴。耽溺歌詠。不問外事。義時益專。建保元年。信濃人泉親衡奉故賴家子千壽丸起兵討義時。使僧安念說諸將。諸將多應者。義盛二子。義直。義重。

門尉義盛
四郎義直
五郎義重
平太胤長
千葉介
兵衛尉行
親
安藤兵衛
六孫王經
基
下野守滿
快
胤長住荏
柄

姪胤長等與焉。次至千葉成胤。成胤不肯執安念。送之。義時令家臣金窪行親。安藤忠家鞠之。得狀。遣兵執親衡。親衡姓源。經基子。滿快之遠孫也。有勇力。殺吏卒數十人而逃。千壽削髮匿京師。義直等就虜。是時義盛在上總。馳歸面謁。請贖二子。義盛為實朝所親信。特受命。與結城朝光並統衛兵。於是聽其請。義盛大喜而出。旦日以其族九十八人列幕府南庭。因大江廣元乞赦胤長。義時素忌其強宗。欲激而除之。命行親忠家縛胤長。過義盛前。而屬之吏。放陸奧。義盛慚忿。塞門不出。胤長第在便地。多欲得之者。義盛請實朝遣人守焉。義時請而奪之。遂守者。割與行親。忠家。義盛大怒。遂欲滅北條氏。日夜會宗黨謀之。謀泄。幕府使者來問之。義盛陳謝無他。使者微見其子弟閱。

平九郎胤義
朝夷名三郎義秀
足利三郎
土屋大學
助
古郡左衛門
橫山右馬允
江戶左衛門尉

兵狀還報有令徵兵更遣使者誚義盛義盛乃對曰老夫受故將軍殊恩豈敢謀反獨兒輩憤義時專恣欲往問狀老夫諭之而不聽也遂以百五十騎分爲三隊分攻義時廣元第而急赴幕府欲取實朝其族三浦義村與弟胤義約守北門而意中變走告義時義時與廣元自北門入義盛隨圍之三子義秀排門而入所向皆破與足利義氏遇攫其甲袖義氏鞭馬踰壕袖斷義秀與土屋義清古郡保忠俱奮擊一府中皆辟易有縱火者烟焰滿天義時廣元挾實朝避之法華堂接戰一晝夜黎明義盛兵疲退軍前濱會橫山時兼舉族來援得三千騎軍復振近國兵聞變來聚義時召之疑而不至請實朝教書示之乃至既而義直戰死義盛泣而氣沮終爲江戶能範所射殺七子皆死

二年

義秀以五百人航海而逃義時分和田氏邑以賞將士二年六月早實朝齋戒誦經既而雨減東國租稅十一月義盛遣臣奉千壽聚兵京師事覺大江氏卒攻殺之十二月實朝命僧修法會曰疇昔夢義盛率族群至我前吾爲修其冥福也先是實朝已累叙正二位任權中納言六年累遷至權大納言三月兼右近衛大將大江廣元從容言曰將軍欲貽慶來裔宜戒滿盈蓋辭諸官獨帶征夷將軍及高年然後求大將實朝曰吾非不悅卿所言然吾念源氏正統縮於今日不可慮子孫吾欲飽取官職以舉家聲不暇慮子孫也廣元無言而退先是宋佛工陳和卿來在大和實朝召見之和卿自稱知實朝前生實朝遂欲如宋命造巨船既成不可用是歲北條氏召故賴家子公曉至自

六年

承久元年

京師用補鶴岡別當。公曉常憤父幽死。謂實朝父仇也。竊謀報復。稱有所祈。祈鶴岡祠者千日。時鎌倉傳言幕府有怪物。被婦人衣。行步如飛。十月實朝任內大臣。十二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于鶴岡祠。卜二十七日戌時。將出。廣元進謁曰。臣平生未嘗出淚。今無故泣然。臣危疑焉。先大將落東大寺。衷甲自備。君宜倣焉。毋輕舉也。源仲章曰。大臣大將不可衷甲。廣元又請晝日行禮。仲章曰。秉燭故事也。實朝臨出。使秦公氏梳髮。拔髮一縷與之。哂曰。吾遺物也。公卿以下悉從。隨兵千騎。義時侍持劍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授劍於仲章而歸。實朝乃悉屏隨兵。獨仲章從。儀畢。揖公卿降階。有一人自階側跳出。揮刀斬實朝及仲章。持其首逃去。時方闇黑。內外騷擾。不知何人所為。已

宮内兵衛
公氏

備中阿闍

梨

長尾新六

而有大呼者曰。吾公曉也。報父仇矣。衆始知公曉所為。圍其所居。公曉提實朝首直赴備中某宅以食。手不釋首。三浦義村少子為公曉弟子。公曉因使使問計於義村。義村給曰。將以兵迎而告義時。義時命速殺之。義村乃遣長尾定景率力士五人赴之。公曉望迎兵。久之不至。乃自踰祠後高阜。如義村家。途遇五人奮鬪。定景自傍斬其首。送之義時。公曉年十九。實朝年二十八。明日葬實朝。不得首。以所遣一髮代之。源氏正統於此而絕。

外史氏曰。余嘗踰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奧羽。知源氏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雖信否未可知。非無其謂也。蓋我王化自西漸東。東之强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鋤治。纔就條

緒叛服不常。每為國患。而廟堂不以為憂。蓋綱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寵。骨肉相軋。而不能制也。盜賊公行。劫公卿。焚宮闕。而不能禁也。則何暇恤邊疆哉。而夫貞任家衡等。皆桀黠之才。足以乘而逞焉。微源氏父子。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誰能拒之。其有大功德於天下如此。而朝廷酬功不塞。其什一。賴義遷任。適致困敝。義家官不過四位衛尉。子孫或以罪誅。或以謫逐。保平之亂。又鬪其骨肉。殘亡垂盡。何報施之倒也。天之福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於賴朝。遂得司天下之權。義家儻預睹之耶。然余嘗謂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賴義義家經畧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為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

目以私鬪。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噢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負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不必待賴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舊志稱賴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曰。願得主關東八國。否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由是觀之。其初念不過割據一隅。而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為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又得廷臣抱才而不逞者。以輔其所不及。而會於國家綱紀極隳之時。碁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吾嘗聞之。搢紳之家。鎌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竊抱民部省簿記。

而往者亦可以見人心所向矣。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源氏以清和之胄。世勤勞王事。以至於賴朝。經營艱苦。勦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又再傳乃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賴朝爲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日本外史卷之三終

